



皇明經世實川編卷之七

乾集七

盱眙臣馮應京纂

休寧臣戴任校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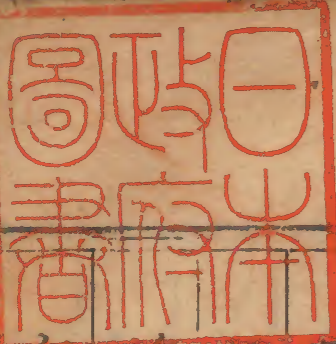
盱眙臣姚允恭編次

淺草文庫

夏官

兵部掌天下武選殿驛甲仗之政舊職掌陞調隸選司今自都司及五府官外悉隸職方矣我

太祖誥卿若貳曰兵始黃帝列聖繼之君軍六諸侯軍三軍大將率之左右副將副之裨偏二將參贊之其諸戰將則為隊長之於是乎張九伐之威天下定民樂康然將之職有警則命行者也其軍之資給功過之等第必有屬焉故立兵曹以總繁務所以務者甲仗精旗幟明



實用編卷二

乾集七

夏官

刃必利兵行糧草爲之先橋梁舟車爲之堅前期使道
清傍無斃人則軍士神清氣爽勇倍且雄非忠良之士
奚稱此曹之任若忠良之士必以軍爲國之大事凡皆
有備而無用然略無因公託私肥已害民之僞如它非
忠良者必假軍務爲重事假公營私一日干犯憲章伏
罪而瞑目身家及焉致於軍國之事非失機則誤矣故
於兵曹之任人不可不重擇也若得其人兵備修明使
天子威加海內奠安黔黎必得人而後已朕今法古以
爾某爲兵部某官於戲識山川之險易辨地里之遐邇
嚴烽燧之分明豈不慮危於居安之道哉爾精勿怠夫
慮危於安正守成事而曰必得人後已

天語一何嚴哉卿若貳不能獨任亦必得郎署其理主事

主此者也觀政亦觀此者也平居操鈔繫未親軍旅一
入司馬署可無事處此乎隆慶四年大學士高拱言儲
養本兵大臣自司屬始但北則薊遼宣大等處南則閩
廣等處風土旣殊事體亦異宜於數處之人各擇有才
力知兵事者多則二人少則一人使爲本兵司屬彼生
於其地身家之慮旣無所不周至於山川險易將領賢
否士馬強弱與夫奏報虛實功罪真僞可一問而得
詔如議行著爲令自是多方之士有聞望者得入夏官而
東征西討亦藉以分猷念然名主實未嘗主名觀實未
嘗觀者往往有之是以天官論邊才每稱乏人要在本
兵督責主事觀政者日講習彼我情形及將士才品時
名問觀其忠良與否又爲射圃于署中使司屬以時肄

射而郎中亦開誠布公與新進者其軫未然之慮如曰
機不可洩權不可分惟當機之斷慎密不出可矣平日
有備無用之事可置之獨是而莫曉哉噫斯道也六職
皆宜何獨兵部第諸曹猶雍容治教文士或習之此曹
兵多虛冒將善將迎而欲以決勝負于疆場辨功過于
帷幄又安可不亟講也

京營

先王觀象于天法騎官之積卒壘壁之羽林握重以壯
國威其來尚矣故克詰戎兵張皇六師所稱安不忘危
保治之長策也今京營之兵何如哉士狃宴安政隳窳
惰將領乏死綏之志簡閱祇循習之文識者竊有憂焉
粵稽

莊皇帝三年特命大閱勅諭總協京營戎政大臣曰國家
設立京營以養戰士平時則講軍實遇警則壯國威蓋
以居重馭輕安內攘外爲萬並計也邇來法令寢弛蠹
弊叢生士馬消耗器甲凋敝將多怯敵兵無選鋒朕甚
慮之夫列屯坐食之兵非益寡而春秋操練之期非甚
疏也則何以廢壞如是無乃任事之臣不能明宣朕意

而以空文塞責歟書不云乎有備無患故治兵講武蒐
卒簡乘帝王之所重也茲朕以今年季秋親行大閱將
領以下薄加賞罰以示勸懲爾等其仰體朕心益修戎
備無玩愒以廢事無姑息以長奸無營私以撓公無苛
刻以擾衆務使部伍充實士馬精強訓練不爲空文征
調皆有實用如替朕命責有所歸夫以戎政之廢壞而
歸咎於任事者空文塞責大哉王言可謂洞晰弊源矣
嗟乎北軍袒而漢重府兵壞而唐衰所關安危良匪細
故兵志曰卒不服習以將與敵又曰無困在於豫備是
何可一日置不講歟考之 國初

高皇帝以神武定四方特設翼元帥府統諸軍已析翼府
中軍及左右哨左右掖爲五軍曰五軍營永樂初既增
七十二衛之制而以龍旗下三千胡騎司寶纛令旗立
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令演習立神機營
曰三大營管操官曰提督各哨分管官曰坐營曰坐司
俱兵部奏請於公侯伯都督都指揮內推選後兼用內
臣神機火器特令監之曰監鎗又有掌號把總把司把
牌等官俱於都指揮指揮內推選置教塲於京師時操
練而調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官軍輪操於京師
景泰初選大營精銳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名
曰團營每營官軍一萬員名其提督坐營等官倣大營
制而更命本兵尚書或都御史一員提督

英宗復位罷團營復三大營八年復置成化初復罷三年
復置分爲十二團營其老弱不堪戰陣者曰老家住營

備作正德六年更為東西兩官廳嘉靖二十九年罷團
營兩官廳復

祖制三營更三千營曰神樞其三營司哨掖等名及諸內
臣俱裁革而統以大將一員曰總督佐以文臣一員曰
協理其下設副叅等官二十六員凡團營兩官廳之兵
悉歸五軍營而寶轟令旗等項則仍隸神樞營已又命
以新募兵四萬人分隸神樞神機營其副將各止一員
而增能戰之將六員分領操練至於今不變此營政沿
革之大略也

列廟以來卽不廢簡閱之舉顧未嘗以大閱著爲令獨
莊皇帝銳意飭武准自隆慶三年爲始於季冬農隙之候
聖駕親臨閱視甄別將官以爲黜陟賞罰誠爲曠典今

上御宇之九年亦曾踵芳躅一舉行乃今則巡視非不有
科道三年又非不特命內外臣代一閱視也然而法令
空懸廢弛猶昨失

莊皇帝遺意矣爰稽舊章博採羣議竊以爲有嚴訓練覈
選補信法令清班軍肅體統新陣法集名將之七者宜
講求焉試詳論之今之營規每年以二八月十五日上
操五十一月十五日止操每月以初一初八十五二十
三日總協大臣入營閱視謂之合操其餘二十六日各
營將官分日輪操謂之分操先是科臣張鹵疏論教演
虛飾議准三大營內弓箭鎗刀火器等藝各擇精熟者
立爲教師加月糧以示優厚諸凡金鼓之節進退之度
射打之法悉與分管軍兵一一講練仍以教練分數定

賞罰格總協大臣凡遇合操之時各入一營面加操演
操畢仍掣番一二枝在營射打馬步兼試務盡一日之
長其分操聽各將自掣本營數隊一體竟日校閱令非
不嚴也乃今上恬下熙玩日愒月卽所演諸藝多習花
套以娛目前其間號爲選鋒數千人雖亦諳曉騎射半
係貴幸僕役子弟將領僅示羈縻莫敢督責訓練每見
歲時殿最何常以軍士能否第教師之功又何常以教
練多寡第將官之績如原議所云全無教練者革教師
名糧降將領祖級祇託空文未覩實行以故獷悍之輩
旣習于驕貧懦之儔復安於惰侵晨下營惟是搖旗吶
喊鳴鑼舉炮循故套演飾不半日而荷戈歸卽良將猛
士且末由自表見矧復什九碌碌者乎則訓練不可不
加嚴也竊查七十八衛實在之軍當二十五年一十九
萬一千二百一十五名至二十八年遞增至一十九萬
九千七百九十七名矣以此簡入三營謂宜戎備益振
而議者反厭其多何也蓋目今計在營見操諸軍僅僅
十萬耳顧軍不必皆土著而類多江浙遊民名不必載
尺籍而半屬坐頂濫餼將官或利收月錢明知市棍包
當任脫伍而不問又或虛增軍伴浮開月支糧數遺津
要以市情是以食糧則有名在營則無軍營衛之冊兩
不相對卽如頃者驗軍主事朱化孚清查募軍據永清
右衛劉指揮所檢舉業有浮糧一百五十九名乃編冊
旣已無名而營官輒自收補倘非一役二頂必係坐李
爲張一衛如是各衛之未發可知見查如是先時之濫

冒又可知則安望士無虛伍戎無廢政哉清查之法莫如春秋聽棟補于戎府丁壯卽與替役仍責營官以稽查而冒頂有罰又一面關會驗軍廳有名卽與收補不則行衛勘報而稽勒有罰在兵曹舊冊不載者黜名在下糧廳軍冊不對者扣糧叅治必嚴同舟共濟庶可汰積蠹而實戎伍於萬一也則選補不可不加覈也兵以制勝以威克故賞罰不明不足以厲士氣號令不肅不足以一士心先是火司馬霍冀等議曰司將令者必使三軍畏我甚於畏敵然後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國家制軍令輕則細打重則穿耳割耳號令甚則斬首以殉何承平日久各該將領務爲姑息之政以邀寬厚之名謂宜申嚴軍令各官軍入營之時初砲方擊營壘已定但有隊伍錯亂進止參差喧嘩無忌者依法責治若操未畢而闐然四散者許本營將官將爲首軍人細打號令以警其餘顧今吳悞成習無敢有責營軍至二十棍者若細打貫耳等令則自來京營所未聞且例稱較藝營陣既竣方許各號頭令袍牌員役赴大將臺處具稟放砲散操不然者巡視重加叅治而今率弁髦之愛克厥威胡能有濟則法令不可不加信也 國初徵取四都司官軍一十六萬輸戍京師蓋以強幹弱枝習士卒於勤勞備援兵於緩急意至遠也倘令一一盡貔貅之選若古更卒番休迭上豈不益壯干城哉卽不然而如大寧之撥守薊鎮亦資擺堡之用又不然而或番墾荒或番濬河亦可資實用而省行糧乃今以節年逃故原額

實月紀卷一
已耗十五矣且又軍樂買閑而官利津貼來者不堪裹
甲至則逃於工作焉夫所稱做工云者非果承乏赴必
不可已之役不過中貴人所督一切營繕耳此即工部
自有人匠班價之正供在獨奈何減衛士以代管作而
猥為奸貪藉乎聞之領班官之虛額冒糧也預住積猾
於京師密收無賴備點閫軍當上班俱有頂替鑽撥工
役旋用賄免而所領月糧鹽糧且半潤私橐矣此其在
營營額虛在工工額亦虛獨以與中貴人相比周弊且
牢不可破非法也先是臺臣劉思問欲申部議每班將
各精壯軍士挑選三枝每枝務足三千員名各照原分
營分令各都司督同劄付官統領專一在營操練聽候
調遣仍移咨工部并內官監今後遇有重大工程必須
會同兵部并戎政衙門議請酌量撥給不得徑議撥用
顧今查驗不精差撥任意而班軍之在伍僅猶餽羊耳
欲求如

孝宗朝力爭占役寧冒不恤大工之謗若劉忠宣其人者
胡可得也則班軍不可不加清也尉繚子曰什長得誅
十人伯長得誅什長千人之將得誅百人之長萬人之
將得誅千人之將左右將軍得誅萬人之將大將無不
得誅夫自什伍而上第加鈐制以總奉約束於元戎此
陣法也亦政體也以今三大營六副將而統各分屬似
有上下之分矣顧無論叅遊佐擊號頭所轄軍數相等
也自議寬文網各率所部教演遂致人自為政漫無綱
紀且如號頭以上稱副將曰兵主而副將稱號頭以上

皆曰老先生相見長揖不引避則儼然班儕矣至於採訪賢否不獨參遊佐號得關雎黃之口卽下而中軍踈而兵馬皆竊操之以故將官率尚寬大競避風波巧者務鑽刺拙者安關葺未聞一吐曾中之奇正名辨分以相彈壓者如此則大將之令或不行于偏裨偏裨之令或不行於群校動遭掣肘莫克同心古所稱節制之兵殊不其然宜飭戎規別以部法名稱必嚴接見以禮一切考覈各率所統遞上功罪則廢乎平居毋小加大臨陣若臂使指三軍之士可共死而不可亂矣則體統不可不加肅也今之營陣名曰四方平定陣大都以車外環遇賊衝突間隊出矢砲自車隙中射打賊退出馬兵追殺復來仍收入車陣中三衝三敵卽此完局聞之副

將王鳴鶴曰此卽宋之平戎萬全陣之遺矩也宋朝兵制之弱大都由制陣之無法俟敵來攻僅爲應兵絕無先發制人及設伏出奇之策自武穆一出專好野戰不學古法妙用在心故能橫行匈奴中本朝惟宋制之仍而京師又四方觀望故天下陣法大致都相彷彿每當大敵多怯弱而不前無乃溺於夙習之故歟竊考孔明八陣之變歷代之說雖不同然其要機全在二十四隊遊兵如歲時之閏補偏救弊皆賴於此故變化不可窮盡假令止於八八六十四陣陣亦易窮矣議者又曰孔明惟與中原旗鼓相當故八陣可用脫與虜遇如飄風迅雷亦必不執八陣以應敵也燕亭倭虜並備於一時戰守機神于萬變所習陣法安可拘方曷不特簡知兵

大臣更加講定演以八陣而各盡其變有觸處爲首應處爲尾之妙使四方效而爲之庶亦可以鼓士勇而振先聲則陣法不可不加新也古天子命將推轂而遣之收攬英雄用之如左右手不聞臨敵索將也翼翼京師固邊鎮之堂與九服之根柢也所遴將材自宜拔其尤居中等畫以備秉鉞分閫之選近本兵且猥以處劣轉考如云某考中下轉京營又云某不堪外用處京營卽有英雄自喜輩人不復施眉睫矣且也祿最薄法不得議增而諸費復夥獨是京衛純袴就室廬之便願居之其監鎗中軍千把總等缺由管推者多幸補不具論論其大若大號頭以上亦且結爲京黨干排擊自固卽邊腹故不乏真將材率未嘗收萃中樞而處以散地亦安

從駕馭之以盡其才乎王副將有言計今營中副叅遊佐號頭共三十有六而合巡捕營總叅近四十人則曷不收羅海內豪傑之士倣吏兵二曹補缺例十三省各選知兵良將二人共二十六員兩直隸合用十人衝邊大省量增一二人俾四方聞見湊集一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一遇邊警或盜賊竊發俾各陳其地之險夷敵之情形卽自營中授以閫外兵機旣不難坐籌倉卒亦無煩徵調王識將將知兵樞機之地得筭常多不惟兵部永杜是非之嫌亦可實收用人之效矣則名將不可不加集也今天下蓋不無事矣強兵悉擁於諸邊餉金告竭於公帑內窺者輒垂涎於大盈外証者或生心於扼吭乃聲容盛而根本虛浮議煩而軍實匱諺有之京

軍謂之眉毛軍去不好看晉不堪用嗟嗟是何可聞於
鄰國哉及今不圖愈難救藥而圖之抑又有本則惟繫
我

皇上之一心耳替輔臣張居正請飭武備疏云當今之事
其可慮者莫重於邊防虜如禽獸然不一創之其患不
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圖以計勝之耳今
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

皇上赫然奮發先定聖志聖志定而懷忠蘊謀之士得效
於前矣今談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
臣以爲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
伍雖缺而糧籍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占隨宜募
補着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併其財力以

撫養戰鬪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
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於無將臣之所
患獨患中國無奮勵激發之志因循怠玩姑務偷安則
雖有兵食良將亦恐不能有爲耳故臣願

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爲之志屬任謀臣修舉實政
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虜可圖
矣

莊皇帝允其請大開之舉於今爲烈我

皇上英資雄畧超軼千古邇來平夏誅苗蕩倭馘虜其加
意武功又甚摯獨閱視僅一躬舉而後乃委中璫監外
臣代行之卽無論朝恩典旅士氣不揚亦非所以習武
事而明綜覈也何也六飛親馭則將吏靡不鯨心九伐

既申卽旗幟且爲變色若公侯伯都督輩至貴倨亦各攘臂邀賞歛衽避罰而預習騎射者且踰年况其下者敢不夙戒以故賞加則知榮罰行則知威絕律更新聲實並暢此豈一吏之能亦惟是

皇衷無逸有以神激勵而大明作故耳不然而他有所委祇名故事人各有心誰任怨勞卽日從事於枹鼓無益於勝負之筭也故曰兵勝於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陣而勝者將勝也夫惟

明主振積習破拘攣修曠儀恢總攬毋忘躬閱常奮國威於以法神武于

聖祖追無兢于烈王詩不云乎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君子萬年保其家室願賡洛矣爲今日頌臣華鈺謹議

馬政

夫環堅接銳騎不如步逐利追鋒步不如騎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車騎二不當一平原廣野曼衍相屬步兵十不當一古人有是較矣則馬非兵制所重哉其在平時猶當廣字素蓄以臻富強備馳驅矧今倭奴揚戈海上而求和啓衅虜王構怨塞垣而借兵示隙馬政修復尤宜亟講謹按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建太僕寺於滁州設鄉少卿寺丞等官所屬監十四群九十八職惟馬政是司牧養孳生馬匹其養戶俱係近京民人或五戶十戶共養一匹是謂民牧飛熊廣武英武等衛每五戶養一匹是謂衛牧皆名曰戶馬戶馬者編戶養馬牧以公廩放以牧地居

則騾駒征伐則師行馬從諸司職掌所稱廐牧者也有
虧欠倒灰者令買補年終寺卿比較官員怠惰人戶奸
頑後又以牧監群馬歸有司專令民間孳牧太僕寺督
理焉又建行太僕寺於北平及遼東山西甘肅各有卿
貳丞簿有監苑以牧邊馬

文皇帝遷都於北設太僕於京師

勅建北平苑馬寺又設遼東甘肅陝西三苑馬寺做戶馬
初制而更其名曰種馬視母騾駒選駒搭配壯十二牝
十八會典所稱孳牧者也定南北及邊衛養馬例北方
每五丁養馬一匹十匹立群頭一人五十匹立群長一
人管領牧養南方江北每五丁養一匹江南每十丁養
一匹各免其糧草之半又令薊州以東至山海等衛屯

軍各遠與種馬一匹餵養免納子粒有倒灰孳生不及
數者償如例但遇災荒每群聽以三之一納鈔尋又定
二歲納駒一匹自是馬漸蕃息宣德中視國初加倍矣
蓋常合

一祖制度觀之總之牧於內地者以給京師之用牧於外
地者以給邊方之用寺臣受其籍帳而時程督其登耗
闡逸之數慮其不足則又易之夷皆以充軍實京營邊
鎮無乏馬一代規模宏遠矣

列聖相承時因時革議買俵議折色蓋不一焉至極言北
方養馬之害則有先臣丘濬者備陳南方種馬之苦則
有先臣翁大立者其說不啻詳已夫種馬之設百餘年
間行無異議正德二年忽議買俵不問徵駒隆慶二年

寺臣武金始議賣革而賣者強半萬曆九年寺臣裴應章主議騾駒宰輔張居正力主隆慶二年盡賣之說而革者殆盡嗟嗟種馬既賣馬政亦廢蓋其以革為可而是之者則御史余有年與張徐二宰執王梁兩司馬也其以革為不可而力排之者則寺臣顧存仁御史馬朝陽曹譚兩司馬也彼其議主於革不過以法久弊生民困已甚殊不知種馬之弊非馬累之也官累之也民自累也不於法之所以累者而釐之以復無弊徒區區於輕議革猶人因噎廢食雖免一時之噎而受傷多矣考之嘉靖中泗通二州興化鳳陽臨淮盱眙四縣曾經題革然猶曰

祖陵重地兼之地方卑濕水火頻仍不宜馬故也而可槩之諸郡邑乎

祖宗初制馬之途非一自廐牧孳牧外又嚴關換以慎其出折糧進貢收買以廣其入永樂初開市遼東正統間中鹽靈州而納馬入監納馬贖罪時一舉行今折糧已不復矣其餘或存或滅即存者亦僅寄空名深計之士方匱乏是虞迺併種馬而廢之是徒救急於燃眉不顧長慮於曲突舛也甚矣問臣楊時喬馬政一書反覆嗟悼誠有見哉故愚以為復之便但馬種既已星散召聚又難卒辦茲欲於買俵兌養之間求所為補徧揀弊者則有十七議焉一慎掄選以重委任周官趣巫牧圉之職皆以德行道藝之士為之即下而臧僕馭夫咸加簡練况問鄉至尊臚也昔唐有張萬歲王毛仲而馬一盛

於貞觀麟德再盛於開元故廐號飛龍禁中皆天閑之選群成雲錦東封增玉輦之光及二子廢而馬遂衰至括馬城中以禦虜市馬河曲以伐蔡人之所係固如此矣我

太祖初設卿貳親為勅誥以諭之蓋其重也今宜遵舊制簡譽髦至於行太僕苑馬衙門尤關邊馬重務不可充以匪人視為散地當比太少以京寺之重處正長以科目之途委任責成昔楊一清深思馬政大壞稽舊典與復之奏黜寺臣之不職者而簡布按二司叅政副使薦補卿少弦轍大更掄選何可不慎也一復草場以給邊牧我

國初草場牧地在京營則江北湯泉燕山茂陵等衛各寘草場於京府州縣各有椿棚鍋甕槽鋪在邊牧則東勝以西至寧夏河西察罕腦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開平又東南至大寧鴨綠紫荊等關封圻原野山場腹裏皆軍民牧地

祖制昭然即所封之王不得占為己場內外官豪不得妄指奏討緣傳世既遠紀法漸弛或侵占於權要或乾沒於泥沙正統間雖嘗清查卒因循不可復夫今天下全盛也汧渭之區自若也冀北古稱馬鄉昔人謂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今業為

帝畿中原平曠一望萑葦夫孰不宜孳牧也者誠委廉能官吏勾查勘實還其舊額芟其蕪穢並置苑而廣牧之唐馬之盛日可冀已草場何可不復也一革包徠以甦

民困。俵馬者以種馬騾駒俵其良者起解以備用也。永樂中俱搭配補種餘即變價入官以俟奏補給賞寘廐之需。未有解俵者。解俵自正統始。蓋以虜變取馬一時不至難以應猝。始於孳牧內歲取待用寄養畿輔以備不時調兌。正德中遂專於買俵。然猶係種馬額數出銀自全賣後則一槩將丁糧均派正銀給馬戶買俵矣。迺其弊滋多。蓋州縣俵馬一匹價二十四兩。盤費六兩。春秋二季解京。凡出示驗馬之日。馬販爭獻其馬。正官擇大青大白及赤馬三尺九寸五分以上至四尺者印印烙之後坐索馬頭高價有至七八十兩者。少不下四五十兩。至催馬之公差馬科之胥吏看馬之獸醫索賄種種其弊。京內年衙棍代覓已。俵百計情。仍巧反。

至京衙門打點歇家騾騙或驗不中揭銀買償。率駕禍馬頭至一馬費百金有餘矣。清平令杜承芳議每年正官預選馬頭預給三十金。彼用十五金以上買合式馬多不過二十金。餘備草料路費。先喂以草及香料俵腹大加以大料發臆。臨期自解。則上不病官下不病民矣。包儀何可不革也。一防胥役以釐宿弊。謹查成化弘治間問刑條例一欵。司府州縣起解馬匹。若有馬販交通官吏醫獸人等兜攬作弊。俱問罪遠戍。嘉靖間申飭前御史周鶴奏該寺醫獸人等多係積慣百計瞞官作弊。本一馬也。今日關節未通則稱老病不堪。以致退出明日關節已通則稱齒少無病。以至驗中狡獪莫可窮詰。以省直百千馬匹。寄之宵人呵報呵病。即病呵老。即老。

呵中用卽中用

朝廷徵解俵馬原以待用。豈為此輩開騙局乎。宜設法嚴禁。馬到日。將本寺醫獸預鎖關防。欲察其齒歲。雜抽各處解來醫。僧點用。至於請託。一切嚴杜。衙役盡行遠屏。使他無所費民力。全輸之馬價。馬有餘良矣。胥役何可不防也。一公驗烙。以便比查。洪武初。孳生備用。騎操折易。并進納馬匹。俱印烙。以防奸弊。舊例兵部請

旨。差公侯伯或駙馬一員。兵部委官一員。印烙景泰間革去。侯伯等官。差御史二員。同太僕寺分管寺丞印俵。近來徵銀買俵。各州縣自印起解。卽封原印。隨馬送寺。轉分管少卿查驗。如式照收。已乃印烙發寄。養地方。如不合式。或道遠跋涉。餽養不及。仍限日再驗。果不合式。卽

發回。另行買解。以此定各官賢否。舉劾。差來官吏。卽行賞罰。務求合式。庶免遺累。寄養人戶。特患在寺臣異同。或以牽制滋弊耳。宜令少丞同處查驗。嚴加防閑。則妄報者。旣不能逃其鑿。而請託者。亦無所容其私。弊益消矣。驗烙何可不公也。一善寄養。以孳繁息。寄養馬者。以解俵發之。民間放養。以備用者也。會典載京府舊有種馬。而無寄養。正統中。旣以徵俵者發寄。正德以後。遂以買俵者發寄。種馬存時。民之所苦。在解俵。種馬革後。民之所苦。又在發寄。於是日望調兌去。豈不發耳。顧防守須爲自俵民。稱寧息。而官騎空虛。守禦何備。獨有寄養者在。柰之何其盡去也。惟在有司。軫念民瘼。曲加體恤。俾民寧而馬亦息。

祖制既免糧草。又免牧官羊。近例五年一編地。多殷實者為馬頭領養。次者為貼戶。地少戶貧者津貼草料。各州縣攤派。謂之月糧。但有司能潔已者少。或至需索供應。吏役驅勒種種。民安得不愁苦咨嗟。馬孰從而臆息也。謂宐在民則彼此相貼。無累戶頭。在官則如數早給。無累編氓。在貴戚勳豪則均令津貼。無交累官民。寄養何可不善也。一禁借討以蓄威重。

祖制太僕寺俵寄馬匹。給充團營騎操。防守。都城拱護。陵寢有事。征討入衛。應援勤王之用。不為各邊設。以各邊自有太僕苑馬寺都司衛所種馬。及市易夷馬。在例無奏討。嘉靖二十九年。答虜犯順。擁入都城。而昌平鎮以守陵。薊鎮以入衛。皆借支給。後遂以為例。萬曆二并二

年。遼東以征倭馬數損多。亦暫補給。後又以為例。夫借討者。既以馬非已物。恣意作踐。甚至通同軍兵。侵剋草料。何所不至。非善計也。今種馬已廢。馬之所存。幾何。又安能剜腹心之肉。以支兩腋乎。謂宐體國初舊制。悉為禁絕。則庶乎居重之道得。而國威以蓄。借討何可不禁也。一議召買以補凋耗。查宣德元年以前。太僕寺孳生馬駒一十九萬七千四百八十四匹。自種馬革後。邇來東西兩路。寄養州縣馬。僅僅二千有奇。猝然有警。縱萬軍雲屯。星馳電擊。能以徒步逞乎。且貯銀以為馬用也。各省直所解馬價折色子粒。椿棚草料銀貯在常盈庫者。曩不下六百萬。今不滿二百萬矣。日借支日糜費。內貯耗而外廐復空。烏稱太僕哉。謂宐盡塞旁竇。取完

通負准成周馬質之制。平其價而召買之。庶可挽凋耗而豐盈。近有議多徵本色者。與其多徵之而儲于府。孰若均買之而儲于馬。蓋解自民。其費倍徙。買自官。其價猶平。召買何可不議也。一務查覈以防耗失。凡發俵領。養豪戶不肯養。下戶不敢養。非市井無賴者不養。養而又不與雇賃。即有月糧轉手以空馬。不飽櫪。至於輪養。則今日甲明日乙。又明日丙。牧無恒主。奸弊朋生。馬死甲曰乙。乙曰丙。牽謬巧以避追賠。若夫京營領養者。官借人以市情。軍雇人以市利。終日不見芻豆。而夜啖以糟。至關撥征進之馬。從戰六七歲失者不深罪。即三四歲。或一二歲失者又不深罪。奸人戕馬以避戰。有稱半道而馬斃者矣。懦將棄馬以餌敵。有稱馬斃歸伍以全身者矣。宜遵明例嚴保結於先。責追補於後。庶乎無所以耗吾馬者。而羣有良駟。查覈何可不務也。一平兌法。以便軍民。凡俵馬寄養於民。而兌於軍。兌者以發之。先後為次第。而要辨肥瘠。不早兌。則有守候不支芻豆不給之苦。而民病不臙壯。則有騎操不前倒失追補之患。而軍病。病等耳。而民尤甚。蓋當兌時。馬戶利於速收。軍士利於得賄。賄則私通。至於預行揀選。坐名以請。不則抑勒。以至臨時揀擇。紛紛不定。今宜於調兌日。查照發養年月。挨次酌行。上臙先兌。次臙令餒養。以俟下次。如果羸瘠。病不堪引。重戰陣。不得徇情。而強之軍。果壯駟可用。軍士故意留難。刁蹬亦不得任意。而難為民近。聞南方有藥發臙。可經二三月者。過此瘦損倒死。亦云。

有藥可解。然雖存無氣力。難任重。尤當稽查嚴禁。使俵戶不得以之貽害。養戶不得以之貽害。免軍軍民兩便。在一加之意耳。免法何可不平也。一均本折以備蓄儲。記曰。問君之富。數馬以對。凡司計之臣。未有不日夜持籌於此者。自種馬法廢。而本折議行。第民情便於輸銀。而不便於解俵。况銀多則戶七兵三之額易足。而利在關支。馬少則載蕩秣粟之用無煩。而利在養戶。此皆各有所偏。主未可持為定論也。近題本色。有謂當三之二者。有謂當十之四者。有謂本折半者。今宜照相半之說。而權之。如順天之真定。順德。河間。大名。永平。廣平。山東之濟寧。兗昌。河南之開彰。衛歸。俱五分派。龍驤七十二衛。俱照衛分派。南直之廬鳳。滁和。江浦。六合。俱以三分派。淮揚二郡。以一分派。此又因南北地利所宜。而權其多寡也。嗟夫。昔晉文以七百乘戰城濮。吳起以五百卒騎干魏。文灌嬰用驍卒。感項羽於東城。謝玄用騎兵。敗苻堅於淝水。不然。廐無良駿。即傾莊歷之金。實內府。緩急奚裨哉。本折何可不均也。一覈衛馬以驗耗。冒太僕。罔政。攸關職。當問馬錦衣旗手等衛。係朝廷親軍。其所免養寺馬。年終必赴寺印烙。點驗肥瘠。近來目為故事。其登耗之故。寺臣不得與聞。即有倒損。不知其因。但據該衛經歷造冊。盡係各官校買補而已。印烙之日。譁然求免。夫馬之登耗。草料隨之。既有馬而憚於印烙。則恐以虛名而冒草料。今宜照近年題准事例。俱令寺臣稽考。倒灰者必呈報驗皮。買補者必呈報驗

印仍將馬數送戶部以憑關支料銀至於四衛勇士營馬凋耗日甚清楚更難請補之日酌量支給庶錢糧不至冒支馬匹俱有實用衛馬何可不覈也一專職掌以明分守太僕志曰苑馬之政不舉則邊馬不足太僕不領內廐則內馬無節會典擠乳馬以供內府膳羞御馬者以供御乘上陵者以駕謁陵此三者祖制皆出御馬監二十四廐後或取諸太僕寺而內廐為徒設又歷支草糧無所節也舊章謂何可謂冒濫極矣萬曆十四年御馬監太監高相題討馬匹兵科王三餘力陳其不可故惟遵成憲以停濫討則太僕之職有事而樽節愛養之道行矣至出府者以特頒給驛者以邊報常規俱在職掌何可不專也一寬賠償以廣德意觀

大明律有馬死不准除之例誠嚴矣至凡租金有恩蠲及災蠲馬金有災蠲無恩蠲即蠲必轉移相抵所以重軍賦也然立法雖嚴而忠厚之意亦未嘗不寓者昔太祖軫念江北馬戶給鈔優恤又命官覈貧丁歸屯選軍士有丁產者充馬役仁宗時六師歲出擊胡責納駒急軍士至鬻妻子莫能存乃大痛之命官為贖還且寬責駒之令宣德中太僕寺請遣官覈馬上召諭之曰馬富於民必寬民力而後可責之馬成化中詔諭兩直河南旱今歲免比較孳生馬我皇上冊立單恩詔順天府錦衣衛京營巡捕各養馬處所汰其老弱免其比較停其追徵德意洋洋

列聖重光所為恤民隱者至渥矣。今宜體至仁以行大法。雖不敢悉行蠲罷。然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賠償何可不寬也。一重邊馬以謹斥堠。

國家九邊東起遼東西至甘肅設有行太僕寺四處惟薊昌宣保不設行寺專以少卿領

勅提督倒換循環題奉

欽依具有成案何乃視為故紙而依期登報者少近少卿陳子貞所議其踰年不報則密雲奇兵坐營宣府援兵等營也數年不報則真定營薊州守備等官也若不及今申飭則此馬將來終歸烏有。

祖宗成法詎令其阻格至此夫點閘久廢僅取辦於循環已非法制之初然鑪羊之意猶存若一槩併而去之謂

此簡書何宜照會典所載各邊鎮騎操馬匹置立循環送寺倒換稽查宣府永平山海等處地方寫遠各兵備道就近點閘有倒失數多者該將領聽其叅究踰年數年不報者寺臣徑自提問庶官軍不至玩法而馬政不至耗弊矣邊馬何可不重也一復金牌以易番馬

國初立茶馬司於川陝等處命曹國公李景隆行西番與結約定令制金牌信符以防詐偽三年一差聽各番合符以應發馬交納蓋虜人嗜乳酪隔氣底滯茶性通利能蕩滌勢所必資而邊境得虜馬團操為武衛所謂以采山之利而易充廐之良也戎得茶不足為中國害中國得馬深足為利計之得者也夷背中國則不得茶不得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之賢於數萬師遠矣矧於

是時以

國重臣定茶法。彼其納馬。不曰易茶。而曰差發。如田有賦。如身有庸。示職貢無可逃。

國酬以茶。不曰市馬。而曰勞賞。謂因其供貢而賚予之。體統既尊。威稜自振。則又我

聖祖之英謨。睿斷出於前代。萬萬也。後停金牌信符。馬漸不至。縱有所易。商茶多偽。鮮得霜蹄。其宣大延綏之互市。我給彼以敝繒。彼給我以玄黃。何裨實用。噫。唐玄宗易馬於突厥。馬雜胡種。益壯。今兵科現有金牌二面。規制字樣與誌所載相同。宜查照舊例。遞發巡茶御史。遵奉施行。勿增數以貽累。苑牧勿惜茶而虧苦番人。則奇駿畢至。而為利溥矣。金牌何可不復也。一停權征。以來

駿馬。昔漢武帝數擊胡。士馬死者十數萬。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差次出馬。天下有亭。亭畜字馬。歲得息已。又令民牧邊者得從官假馬。毋而歸其息十一。會匈奴渾邪王來降。天子發車騎二萬乘迎之。縣官從民貫馬。民或匿馬。馬不具。帝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黯曰。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帝默然。當斯時。內郡馬不足。藉民馬以補車騎。邊郡馬不足。發酒泉騾駝出玉門關。今天下馬乏矣。所望者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猶可以佐縣官之急。而中官為梗。倡言名馬之權。至今閭閻不敢畜。市廛不敢易。則安在其得名馬也。無漢武開邊而有其乏。懷杞憂者不能不抱汾陽之悲矣。權征何可不停也。吁。著論至此。亦庶

幾馬政之大凡矣。若乃慎牧法則有欽定榜文在。禮神祠則有春秋祀典在。執駒攻特教。馳佚特房閑以辨其居。巫醫以治其疾。游牝以別其群。順駕說以節勞逸。禁原蠶以一氣類。皆所宜講。至於種馬之議興復。尤在當事者一究心焉。雖然此其大畧也。夫人主腹心也。內外諸司百骸也。紀綱腠理也。主心一定則形骸攝。腠理無壅。善乎史克之頌僖公也。曰思無邪。思馬斯徂。衛人之咏文公也。曰秉心塞淵。騶牝三千。得是說而存之。則唐四十八監。宋十四監。皆可無論。而烏保橋姚之富臻矣。雖與

祖宗比隆可也。其所以壯神京。奠邊防者。寧不於斯有賴耶。壬寅二月梁斗輝謹議

郵政

我國家自

高皇帝混一區宇。幅員萬里。而遙遐邇邇。相聯臂指。相使將命之臣。奉公之廝趾。日錯於道。而不休自。京師設會同館外。每於邊腹郡邑村鎮要會處。所設立水馬驛。遞運所。司遞送轉運之役。所關軍國機務最急。至於人夫馬騾舟車什物。視地衝僻。置辦有差。貲力悉取諸丁糧。供億繁浩。其下關民生之膏血。抑又匪細。考之職掌。應合給驛有制。應付脚力有制。填給勘合有制。自非特遣賫賀軍情重事。例不得輕乘遞。滋擾一郵之置。必先踏勘工部營造吏部銓官一符之給。必嚴銷繳內關內府兵曹外關撫按司道稽留詐冒。具有常刑法令之詳核。

又如此沿久弊生擾濫滋甚非不屢行申飭也顧驛官
 界官也所承接非尊官大人則奉上命強有力也而所
 支給錢糧又羶人競逐也勢不能抗上以伸法力不能
 庇下以自全迨至礦權旁午驛騷無寧時所在蕭條而
 困斃極矣夫公役既萬必不可已民困又日益苦不支
 憂國憂民兩無便計愚竊周咨利弊請得條議其一二
 備採擇焉曰公銓法曰抵協濟曰慎關給曰清濫冒曰
 一法令曰禁需索曰革包攬曰嚴鋪遞曰寬銷筭曰糾
 科派曷言乎公銓法蓋總計天下之為水馬驛缺九百
 五十有九為遞運所缺百四十有六選法所官俱吏員
 雜缺獨皇華使什九以待承差顧中間錢糧多寡不等
 水旱苦樂不均於是上有上缺中缺下缺之別且如北直

之金臺叢臺恒山伏城槐水臨銘鄆城涇陽永定等驛
 皆棟缺也如固節涿鹿和合河西楊村宣化等驛皆苦
 疲也而固節尤甚山東大都為苦驛間有譚城宴城五
 寧稍可而安德良店界河諸驛皆下矣至如河南衛源
 滏陽鄴城宜溝淇門新中號驛缺最上山西諸驛率中
 等陝西如京兆多狷棍牌子夫馬難討渭水衝甚獨岐
 陽一缺為上若乃馬道松林白水岔口疲甚而高平瓦
 亭河西三岔西鞏永寧秤鉤鄆城乾溝賊橋三川政平
 沙井等驛皆邊方苦缺也四川山險難行且以皇木
 疲累在稱苦有如木馬護林熨谿苦尤較甚湖廣裁
 減過嚴缺皆中下而調弦流店官僅贅員最苦其容水
 船溪亭前多刁棍勒阻南直則首稱濠梁池河固鎮等

次則大柳紅心大店夾溝等。若夫大江以南多水驛下
缺。其他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諸處率中下無
足揀者。貴州西路多土司。號窮十三站。官員自覓夫馬
公差僱人代負。如畢節前路黑章瓦店等處。係軍站。寬
棍尤慣把持。謂互僉令本司土官經管。庶革茲弊。東路
山大站遠。名雖四五十里。竟日方到。夫馬難討。驛皆疲
累。下等也。大都計缺之上十僅一二。中居十三。下居十
六。以故巧者竭蹶營求。拙者守分茹苦。近例銓司注選
揀留最上。以待本部之效勞承差。次乃及考中行移者。
又次中下。餘乃入單挨序掣籤。選除夫承差日供事部
庭。鞅掌盡瘁。卽徼一盼于上官。似亦匪過。願往者。祇以
效勞頂首之多煩費。酬以揀缺。頃自主事趙邦清題革
振刷。不復有他費矣。倘猶聽其擇善地自便。則孤了案
後之輩。蓋不無缺望。不平之嘆焉。且猶不止。初選之不
平已也。有力者業得上缺矣。又與部胥素相習熟。歲時
有賄以求免陞。卽陞矣。多美擢補若缺者。仍從部中效
勞出。踵成弊風。轉相餽援。惟是官下缺者多劣處。卽陞
倉廵。非淹冷局四五年不可得。此無異故。蓋推陞雖憑
賢否。而叙單必屬左右。選部以其雜流。容不及親檢。往
往委之。用庫膳單之吏書。此輩惟賄是求。因緣作奸。固
其所耳。夫一命亦關除吏。何物輒敢營私。持廉秉公。互
莫如丁銓。而可漫不加察乎。所謂銓法之互公者。此也。
曷言乎抵協濟。查得萬曆三十年正月。部覆保定巡撫
汪應蛟議處驛遞一節云。浙江蘓常協濟該屬北直工

寶月齋卷十
料銀每年一萬五千六百有奇。國初係糧僉解人應役。後改為召募解銀。今並其銀而不解。似非立法之初意。且各省直亦係正供正解。每年派徵在官。卒視為不急之務。那借別用。不則官吏侵漁。卽差役催取。十不得一。往來冒費。竟置烏有。議將該屬應解京柴直弓兵銀數。扣畱驛遞。而以浙江蘇常之協濟該屬驛遞者。抵作柴直弓兵之額。歲徵解京業奉。旨移文遵行。惜又中止。矧今派有他省協濟處所。不獨北直各府爲然。而南直之江北及河南等處各衝驛。在在有之。逋負大約相同。地方未以爲請。然彼處亦照舊徵收。而此驛則毫無接濟。何不悉照汪議。一槩議改。則庶乎不加額而公費足。衝疲可漸有起色也。所謂協濟之互抵者。此也。言

乎慎關給。凡勘合舊例公差往回填行會同館起關應付在外者。皆以符驗分關。嘉靖三十七年改設內外勘合。部中給者爲內號。該應付者兵部填給編號。南京兵部各處撫按等衙門者爲外號。各照地方大小酌量多寡編發收貯。遇有公差員役及境內大小衙門差人例。該應付者許給一道填用。將盡先期開報。差人姓名緣由。繳部酌量再給。萬曆三年改用大小勘合。公差官員例。該應付廩給夫馬車船者。照舊填用。大勘合仍給長單。此外如齎。

勅反部差舍人各衙門奏帶書吏與監生當該齎奏舍人吏承南京天文生各

陵墳等役遠方雜職等官俱另立一式以舊差小不開人

夫廩糧隨互給發俱付兵科及經由衙門掛號外號亦如之莫令甲亦甚重矣該科臣題准分發撫按等衙門勘合不過二十五道總兵等官不過四五道然事屬駕司必關書吏之手每當印發時輒于額外多印盜賣一紙凡得數十金爲害最大不可不嚴加防範又火牌之制專爲飛報聲息爪探賊情而設惟兵部與各邊總鎮得而用之止許一人一馬給與飯食凡經由水路與不係軍情不許擅用例甚嚴也今則部中先自輕給卽駕帖所差應給勘合者率苟且給與火牌多填夫馬廩糧夫先自壞其例外將何以遵守乎是以山東驛傳道來三聘議查衙門自制火牌不准應付火牌在水路亦不往應付卽兵部真火牌驗有公文用包與牌內所填事伴相合姑准加馬一匹如官與廩給一分承差與口糧一分斷不許兩支惟是廠衛奉

旨帶番役往來不得不盡應付夫惟如例斬火牌之濫給以清其源則畫易守而紛擾杜矣所謂關給之互慎者此也曷言乎清濫冒該今驛遞事體業奉題允在各省則驛傳道在兩直隸則兵備道各于所屬界上衝要處所委官掛號填給長單以便查核法非不善也然而真贗易淆弊竇種種且如事關緊急方免掛號願各衙門往往輕給有免掛號之票徑執討馬討夫核之則全非緊切者勘合不惟多借用抑且多改抹有黃綠空頭及回頭勘合磨洗月日頂名冒行者又有各督撫按鎮巡等衙門差人赴京賫奏等項事竣將原來勘合火

牌恐裁馬匹徑於別衙門掛號不由兵部換給例不應
應付者皆互清查願任怨亦甚難矣覺察多逢彼怒刻
覈畏為釁端甚至有無牌票之員役陰有要挾而亦應
之者此而不加嚴禁非法也各處道府互達有風力者
董掛號之事凡所稽查寧詳毋畧寧嚴毋縱勿怵勢要
勿輕假借而又復明懸賞罰以振若怠則庶乎諸積弊
之可少剔刷耳所謂濫冒之互清者此也曷言乎一法
令查今兵部見行勘合事例撥夫自二十名至二名撥
馬則雙馬單馬一馬一騾若廩給口糧站船紅船車輻
等一視差小太秩崇卑有差願勘合所開者一而外所
起派者不啻數倍先經題請夫馬只許溢五倍夫亦就
奉差之重者極言之耳乃令一槩多索大半折乾非
法也互申令攜帶家眷者夫馬許溢五倍如不攜家只
許二倍倘損多箱重亦量加夫總不得過五倍外止於
足用不許折乾凡執有勘合又有各牌護送者止准勘
合應付不許照牌重筭折乾又公差執有兩牌票止准
應付一張如無背色文冊不准引馬又過客驛已辦飯
不許將廩糧重折乾又廩糧飯食水路縣驛不許重支
又水路討馬陸路討吹手藍旗俱如例不許應給又水
路船夫京堂翰林科道侯伯總兵上水四十名下水三
十名部屬方面評博中行奉勅守備上水三十名下
水二十五名寺監府署京職府佐縣正上水二十名下
水十五名俱止給正船一隻卽有用船二隻者亦看船
之大小隨水滿涸量增一二斷不聽與船頭吹手家人

折乾自非方面京職官傳牌一槩照例不准應付。又

高皇帝定品官行李皆有觔數。今承舍大包。往往壓損馬匹。而官亦有瓜李之嫌。合定包之觔兩。過者不准應付。又使客廩給如便道經過。每驛支行三宿三。其本等公幹去處。則行三宿五。支口糧者。每驛俱一升五合。若過關米。乃船頭水手所食。非送過客者。止宜隨土所產。不得勒要大米。斗數原有規則。止給正船。亦不得指副船橫索多斗。一切故官例。應付其丁憂官員扶櫬歸者。近亦題比故官例。但俱不許折乾。以上諸條。互通融者。業已通融。互執持者。斷然執持。不則輪蹄沓來。水陸紛集。日不暇給。苟不凜持三尺。議其後。未有能支者也。所謂法令之互一者。此也。曷言乎禁需索。蓋今天下驛遞之累苦。有折夫錢。折馬錢。又有趕繹錢。又有折吹手錢。種種指索不一而足。而大都皆由於前站。前站者。率積慣走差之人。假名執爨。實營谿壑。且如旱驛。一到。便於額外索常例馬數匹。折乾矣。正數騎坐馬。又每匹索惜馬錢。必飽所慾。乃止矣。不然者。或將本馬打過前路。質當店家銀兩。以去。有司又不嚴質。當官馬之禁。致令恣為指索。又不然者。割馬耳。截馬尾。馬且立見瘦死矣。若夫水驛官船。一到。則船頭有索。行廚有索。長行吹手有索。家人有索。或鎖驛官。或毀驛器。既索趕繹馬。又索趕夫錢。多者以兩計。若馬快進鮮等船。甚且以十數兩計。皆登報之所不敢載也。竊計旱駟。額設馬騾多百匹。少幾十匹。止矣。馬價多者。如北直金臺河南衛源等駟名。

晉用編卷七
九
三十

雖二八十兩。半苦協濟之拖欠。乃湖廣如漢江郾城等
駟每疋價僅二十四兩。即議幫以里甲仍苦不足。而短
差長差無日無之。若夫夫銀每名每日多不過三分。而
駟所中一切雜費皆以取給。夫所實領十不六七。計馬
值有不足供芻豆顧值費者。計夫值有不克克竟日餬
口資者。况又重之以箕歛。益之以怨毒。民安得不窮且
死乎。倘云河南南陽不可問。則吾儕業讀聖賢書。柰何
不一察也。所謂需索之宜禁者此也。曷言乎革包攬。蓋
昔

高皇帝之僉馬戶水夫。必驗戶糧。糧百石領馬。糧五石以
下。當夫類皆殷實戶。無妨悞公事者。今則一槩徵銀募
人承當。而所稱馬頭扛頭。往往市棍包充矣。或一家而
攬馬數匹。又或領價而全不買馬。臨時雇借他馬。擔寒
又或巧計掉臂去。或一人而攬夫數十名。差到旋為僱
人。又或將夫銀隨領隨帶。急則倍息揭借。而執豪輩因
以漁利把持。衙門之多掣肘。使客之悞答應。恒必由之。
此之不禁。而欲驛遞之無違悞。錢糧之無耗蠹。胡可得
也。將欲矯前弊。悉如制僉殷實戶應役乎。顧郵務又
至。控惚勞瘁。匪潑賴市井之徒。不能任。其富而良者。率
不憐踐蹂疲苦。即令領厥事。仍必藉力市棍。而市棍且
得陰從中為梗。殊多未便。為今之計。莫若將夫馬一委
之驛所官。在馬立攢槽法。每驛若干匹。每匹價高者十
兩。止矣。銀一給。必督令買現馬。印烙官為置。撫募僕夫
喂養之。鱗次撥差。為馬頭者。祇令司往來承應之役。所

領馬價除芻秣外仍給馬頭以抵其冗差他費之需。有欲另買附馬幫差者聽其自喂養。惟是正馬無者或駑羸不堪走遞者併其人汰革。在夫立旋支法。蓋今之站銀。有司率謂無關考成。徵解常後時。夫頭既身為債藪。錢糧半償夙負。驛所官每卸其責不任而支給不關其手。故弊易生耳。為撫按者謂互督率有司解支站銀務。歲時無缺。或按季領。或按月領。總責之驛所官收掌封貯。差到乃給。損頭僱夫答應不令入手。花費亦不令揭借。糖補所給夫價寧寬其額。抵他雜費。俾獲稍潤。其餘而官無染焉。惟是悞僱夫者。僱夫不如額者。又或中途遁者。并其人汰革。以此兩者定驛所官賢否。彼庸一命。何至如包攬輩習為悞事。是謂藉市棍一臂力而仍繩以法。俾無越志。諸夙弊或亦可少清也。所謂包攬之互革者此也。曷言乎嚴舖遞。先該萬曆十七年題奉

欽依云。驛遞之蠹有本管上司差遣承差諸役賣執牌票。橫索所屬各屬畏之莫敢誰何。橫索者十登報者一。此冒濫之在本境者。各撫按加意禁戢。多方稽查。夫上司文移往來公務督責。何能不有所差遣。虎威易假。蝸譖堪虞。則各下司之唯諾恐後者亦勢也。今誠欲蘓郵困。莫如省差使。欲省差使。莫如嚴舖遞。蓋急遞舖之設。載在兵部職掌。凡十里設一舖。每舖設舖長一名。舖兵要路十名。僻路或五名。或四名。於附近有丁力田糧一石五斗之上。二石之下。點充。須要少壯正身。每舖設十二時日。畧一箇以驗時刻。舖門首置立牌門一座。并牌額。

全常明燈燭一副簿曆二本舖兵每名置夾板一副鈴
攀一副纓鎗一把棍一條回曆一本凡遞送公文照依
古法一晝夜通一百刻每三刻行一舖晝夜須行三百
里但遇公文到舖不問角數多少須要隨即遞送無分
晝夜鳴鈴走遞前舖聞鈴舖司預先出舖交收隨即於
封皮格眼內填寫時刻該遞舖兵姓名速令舖兵用袱
包裹夾板拴繫賣小回曆一本急遞至前舖交收於回
曆上附寫到舖時刻以憑稽考毋致停滯差迷如是公
文到來不即遞送停積等待因而失悞事機者問罪又
各州縣於額設司吏內選充舖長一名專一巡點所轄
舖分督令各舖司如法走遞親臨府州縣提調官常加
檢點舖長失於整點隨即問罪每月置立文簿當該提
調官署押附寫通過公文時刻角數以憑稽考如無印
信文字不許入遞其各衙門但有入遞公文須要整厚
好紙封裹轉遞各舖明白附曆於上開寫並無破損并
不曾拆動原封但有磨擦破壞及拆動原封者就將來
又封皮上寫記原遞舖兵姓名遞發及將遞來舖兵拘
捉解官有司即為追究又舖舍損壞什物不完舖兵數
少及有老弱之人在舖當役者有司提調官吏即便修
理僉點補替申之以憲綱著之為律令法至備也頃今
舖遞非不設也而覈焉不精行焉不力舍宇傾塌丘墟
者有之夫與什物缺少大半者有之時刻不填稽畱損
壞不問于是一切緊要公文必煩特差而公役且日病
重繭矣假令為有司者一一如

高皇帝要東整頓舖司督率舖兵常川應役日無停晷每
晝夜行三百里速於專差多矣牌票之騷擾可不禁而
自清願在撫按監司官之綜覈謂何耳所謂舖遞之互
巖者此也曷言乎寬銷筭益秩莫卑于驛官事莫紛于
郵務諸所侵削不獨一過客之多索擾已也在錢糧之
關給也業苦不獲如期支領庫胥或將官錕詒放驛債
取厚息比領矣而諸役又有常例之剋有司不無秤頭
之除計實領者十曾不能七八也且也驛傳道既四季
報循環簿倒換矣而本府有報撫按有報其他相關衙
門亦復有報在在吏書並得執筆議叅罰高下其手又
非可以空文求免也費且復不貲况驛官祿入曾幾何
以予所聞若北直保定屬驛歲俸二十二兩而河間則

十四兩八錢山東東昌屬驛則十兩河南彰德屬驛則
八兩八錢若良鄉固節驛且以悞迎

世廟龍飛盡奪俸迄今不復矣夫以小官之爲養廉者既
甚儉而侵削之出于他竇者又甚奢則何可不畧加體
恤乎竊查萬曆十一年題奉 欽依一款撫按官將所
屬站銀查照地方衝敝及減派分數多寡稍為裒益不
必拘定舊額各驛遞每年以解到之銀儘其通融支銷
如有積年棍徒用強包攬侵欺剋落查明治罪如係答
應過客夫馬中火稍溢于勘合之外者覈實亦准開銷
該管府州縣官及驛傳道不得再行刪削巡按查盤委
官不必深求問罪追贖致官吏頭役計人攤賠如是則
搜割不刻左右亦不得因為嚇索而郵困蘓矣所謂銷

筭之互寬者此也。曷言乎糾科派。自條編之法既行。民以息肩。其在通都大邑耳。目叢集。未必敢復行派擾。顧亦有不盡然者。且如在外衙門差官運解各樣錢糧。併皇木等項。原處領有扛解者。不許應付。此明條也。今或不問脚價有無。槩索應付矣。以予所睹。記四川解皇木。順江而下一瞬千里。何用多夫為。而委官索夫。動以千計。有司卒不能應。或派里甲奸胥乘之。有每夫一名。索幫貼二。三兩者。計木牌日經數縣。折夫銀兩多至數百金。是何法紀乎。卽雖借債一時。居然陽革陰用。若乃川貴滇廣。網濶目疎。有司或將編銀自潤。仍派里甲。俟應排門夫。督令輪差。假皂壯。毫無工食。近該巡按廣東御史李時華奏稱。該屬有司不遵明禁。擅用里甲。至謂白簡不勝彈治。而欲申受賍三百。遣戍之例。卽一廣東他處。可類推也。夫閭閻業已盡錙銖矣。臣明旨復安得置弁髦乎。所謂科派之互糾者。此也。嗟乎。今之為驛傳。亦甚難為理矣。一日不支給。而命令壅。病在咽塞。而不可理。竭徵輸以供往來。而財力匱。又病在瘵瘠。而不可理。法之弊也。積漸致然。當事者寧負。

朝廷。毋寧得罪于士夫。寧執法以徇情。毋寧任事而府怨。所從來久矣。卽如前所稱諸夙敝。若部院若撫按若藩臬。有司以及一切縉紳。果且誰執其咎也者。夫治絲者理其棼。肅綱者振其紀。閣臣張居正。雅意清驛傳。至今賴之。海瑞巡撫江南。民困頓蘇。都御史溫純之。馳驛絲粒不擾。范涑之。為江西按察。露章內臺。御史趙文炳之。

出行部糾彈勲貴其申法也所以庇民其庇民也所以
衛國心苟不愆何恤乎人言令諸司百執事人舉其
職事釐其弊欽守明章澄清郵蠹則豈惟人品事業自
為鄭重即我

高皇帝靈爽陰隲其亦永孚于休也哉
歲在壬寅立夏日豐臣華鈺謹識

野毳毳餽必對對來而根衣置又麻其燕燕而不可野
其糞為野笑一日不交餘而命令墜麻其即其而不可
并學在相體林麻其可極香北也武平今之為觀對亦
德同談於少夫隨閣業已盡繼極矣
齊不類類公而浴中受類三百對如之何唯一觀東也

明經世實用編卷之八

乾集八

肝貽臣馮應京纂輯

休亭臣戴任校正

黃梅臣瞿九思編次

夏官下

邊海

古五服之制綏服乃奮武衛若家之固扃鑰也今天下
幅員綿邈東起島綠江西抵嘉峪關鄰虜者九千一百
四十里北接朝鮮南連交趾鄰倭者萬五千餘里九夷
八蠻通道甚夥倭虜其能為崇者耳夫載舟覆舟豈獨
民哉山珍海錯來貢來王此夷此狄也跨山越海侵我
叛我亦此夷此狄也天道無親惟德是助遠人何常慎

德乃賓大司馬佐王平邦國要在贊襄耀德無待觀兵而必張皇六師事事有備其無患若夫恃不來之形而踈有待之策是處堂燕雀非卿大夫所宜有也應京舊司馬屬又職備兵嘗蒿目憂焉會理官華鈺孝廉梁神輝相聚福堂分著海防邊防二議詳哉其言之可藉古爲封疆指南矣

邊防

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傳云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至哉言乎周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扼走集而掌固司險舉不廢職迨其季世冠帶之國七燕趙秦邊胡始築長城拒守秦并六合起臨洮至遼東餘萬里又渡河取高關陶山北假築亭障足爲後世驅胡資漢築朔方唐塹五原靈武東漢宅雒已失全險宋捐燕雲卒焉斬祚我

太祖高皇帝迅掃胡元安權旣竄愛猷再道文皇帝三駕虜庭阿魯台奉款然而邊防之制視古特加

詳焉

高皇帝既定天下卽元故都設北平都司

文皇帝因真鼎爲今都。辰山負海，固擬於峭函。本太行鴈門諸山，塞垣連絡，險由天造。居庸東折，玉帶神嶺，若抱若拱。

九陵在焉，故居庸爲京師北門，隸昌平。密邇薊州，薊昌俱畿內要地，故未稱鎮。薊之稱鎮自庚戌，昌之稱鎮自庚申，皆嘉靖中虜警時所建置者也。國初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與遼宣東西並峙爲外邊，又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險隘爲內邊。永樂間，以兀良哈扈靖難功，畀以大寧、白雲、紅螺地，東起廣寧前屯，歷喜峰，近宣府，爲朵顏、自黃泥窪、遼陽、鐵嶺，至開原，爲福餘。由錦、義、度、遼，至白雲山，爲大寧號三衛。徙大寧都司於保定，散興營諸衛於畿甸，循居庸左轉爲漁陽、盧龍，當山海之際。

古渝關也，控遏遼東，爲遼鎮遼東，孤懸千里，三面瀕夷。

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路內通。前代皆郡縣，我

朝盡改置衛，獨於遼陽開原設安樂，自在二州。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右轉循太行，西南包平原沃野，帶絡數十城，爲古燕趙郊，而宣府、大同握重兵鎮焉。宣府漢上谷，大同漢雲中也。

國初設衛開平，東接大寧，西聯獨石，而開平與和萬全爲要地。後大寧昇虜興和亦廢，開平孤立難守。宣德中徙鎮獨石，宣府稱重鎮。云大同平川曠野，黃沙白艸，虜患特鍾。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守口，皆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處之衝，而

平虜西連老營堡與偏關近虜纔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居庸西舊松林數百里間道騎行可一人卽元札八兒導胡兵南牧處也紫荊倒馬二關扼焉而重兵鎮保定扈京師又右轉爲鴈門寧武偏頭三關隸山西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內經大原北境西盡雍河之濱而鴈門稱絕險自偏頭踰河稍南爲陝右陝有三邊四鎮榆林舊治綏德守在東勝東勝者卽唐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也在河北正統間失東勝退守黃河後以虜入套內又棄河守牆成化中徙鎮榆林堡地險兵強人呼爲橐駝城塹自黃甫川西至定邊營亘千二百餘里聯墩勾堡橫截套口稱雄鎮西絡寧夏固原二鎮寧夏西北倚賀蘭山東南帶黃河內有漢唐二渠險固籠沃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入套河東二百里皆設備通年修治牆塹正德及嘉靖年間增築內外邊而清水興武花馬池各營尤稱要害固原在寧夏南前套虜未熾獨靖虜一面備胡平固安會之區號爲無事自火篩入寇後遂當虜衝始卽州治爲鎮城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東顧榆林西顧甘肅與寧夏相爲唇齒近又於本鎮迤西增鎮臨洮專制西陲半壁隸以蘭河洮岷階文而表裏聲援不至長筮難及矣其自賀蘭山西至鎮番又西極甘肅皆古朔方甘肅卽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置以斷匈奴右臂者也洪武五年下河西棄燉煌畫嘉峪關爲限由莊浪迤南三百餘里爲湟中地今置西寧衛由涼州迤北二百餘里爲姑藏地今置鎮番衛

又設甘州五衛於張掖。肅州衛於酒泉。蘭州衛於金城。全鎮之地幾二千里。列鎮河外。薄於砂磧。而肅州西七十里爲嘉峪關。西遮西域。南蔽羗戎。北捍胡虜。尤稱孤懸。此皆自京師右轉而循西以爲徼者也。九邊形勢大略可見於此矣。每邊各繚以城堡。限以垣牆。足以兵食。統以大將。副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闢廂。聯以總督。薊鎮城堡二百八十五座。空心敵臺一千二百四十座。昌平城堡二十八座。空心敵臺守邊墩臺約三百餘座。萬曆初增築灤河以東居庸以西及松棚諸路臺二百座。曹家寨將軍臺地跨山橫築內城。守以七臺。遼東城堡二百七十九座。空心敵臺邊腹敵臺墩臺二千八百餘座。隆慶間置造各城堡四面懸樓十數座。萬曆初造

空心敵臺兩臺之間磚與亂石爲牆。臺牆相連。以便固守。改建定邊右衛於鳳凰鎮。移衛治倉學於寬奠堡。保定邊城一百三十一座。城堡十六座。空心敵臺舊敵臺共一千餘座。嘉靖間倒馬龍泉故關等處增置敵臺。使烽火相望。萬曆初馬水口紫荆倒馬等關建空心敵臺三百五十六座。宣府嘉靖中令自東路起四海冶鎮南墩西至永寧盡界北路起滴水崖而北而東而南至龍門城盡界爲邊幾七百里。創修石牆。添設墩臺。又自四海冶迤南渤海所迤北建墩防守。隆慶間宣大挑修邊濠。蓋造營房。砌獨石馬營二城。又北路龍門所自盤道墩起迤靖胡堡大衙口止。建設外邊一道。蓋以墩臺東北二路有逕道互相應援。且拓地百里以資屯牧。見存

城堡七十一座大同城堡六十四座敵臺墩臺共九百餘座嘉靖中於邊牆衝口等處添設空心磚臺三百座山西三關惟偏老沿邊地方自蔚萊卯起至老牛灣止邊長一百一里有奇添設磚包空心樓實心樓各十五座敵臺二百一十六座見存城堡墩臺隘口空心敵臺三千七百一十處延綏邊牆六百七十一里墩臺墩院塞城共九十座石砌土築大川河水洞連臺石券關門溝口水澗水口水眼連絡布置又於延綏榆林櫛木定邊四道築空心敵臺見存城垣六十二座民寨堡城塞城共二百座寧夏城堡九十四座關城六座敵臺墩臺五百餘座關隘三十三處固原城堡八十五座戰敵等臺八百二十座護城堡墩敵角臺四千九百餘座甘肅城垣堡寨四百九十五座關隘一百四處各鎮原額

官軍共八十六萬五千二百一十七員名馬三十九萬七十八匹其見在者薊州官軍三萬一千六百五十員名馬六千三百九十九匹密雲官軍三萬三千五百六十九員名馬一萬三千一百二十四匹永平官軍九千九百四十員名馬一萬五千八十八匹昌平官軍一萬九千三十九員名馬五千六百二十五匹遼東官軍八萬一千九百九十四員名馬四萬三千八百七十五匹保定官軍三萬四千六百九十七員名馬四千七百九十一匹宣府官軍七萬九千三百餘員名馬三萬三千二百餘匹大同官軍八萬三千八百餘員名馬三萬五千八百七十四匹山西官軍五萬七千六百一十一員名馬二

萬七千八百五十一匹。延綏官軍五萬一千六百一十一員名。馬二萬七千八百五十一匹。寧夏官軍三萬七千八百三十七員名。馬一萬三千八百九十二匹。固原官軍五萬五千二百餘員名。馬三萬一百六十餘匹。甘肅官軍四萬七千五百一十二員名。馬二萬二千三百七十五匹。官軍之外有募調兵。或募土著。或募民兵。或各將領自募家丁。保定有達軍。達軍者內附夷人。以其生齒日繁。驕悍成風。又有無籍竄籍。躲差冒糧之徒。一體練操聽調者也。甘肅有土軍。土軍者出自莊浪。以其族類日多。土官不能制。務嚴加訓練。就我約束也。薊遼保宣大山。西有車營兵。車營兵者。始於李賁于謙。倣衛青武剛車制。馬隆偏廂車制。內藏軍馬糧草輜重。給火器以防禦也。又有入衛兵。入衛兵者。因嘉靖間虜犯京輔。徵各鎮精兵入衛。薊鎮今沿革不一矣。有班軍。班軍者。大寧山東河南都司。每衛分春秋二班上邊防戍也。總之主客兵不下百萬。糧芻費亦不貲。有京運民運屯糧漕糧鹽課馬草。謹按萬曆二十九年歲報。

御覽冊薊州主客兵歲額銀五十九萬九千五百一十一兩八錢五分。主兵京運銀二十三萬一千八百一十九兩。客兵京運銀一十六萬七千四百五十二兩。二兩二錢。鹽引銀二萬三千七百七十二兩二分。屯運馬價還官等銀共一十五萬八千三百四十分。永平鎮主客兵歲額銀三十三萬四千八百三十分。未平鎮主客兵歲額銀三十三萬四千八百三十分。客雲鎮主客兵歲額銀五十三萬四千八百三十分。

運等銀共七萬三千一百八十七兩九錢二分。客兵京運銀一十二萬七千四百三十分。民屯等銀一萬八千二百三十分。客雲鎮主客兵歲額銀五十三萬四千八百三十分。客雲鎮主客兵歲額銀五十三萬四千八百三十分。客雲鎮主客兵歲額銀五十三萬四千八百三十分。

千五百六十七兩五錢三分主客京運銀一十三萬八千三百九十五兩四錢九分

分民屯等銀共一十四萬九千九百四十六兩六錢八分

客兵京運銀二十四萬二千五百九十九兩五錢八分

剩還官等銀四萬四千一百六十五兩七錢八分 昌平鎮主客兵歲額銀一十

九萬四千七百四十九兩四錢七分京運銀一十一萬八千六百六十四兩六

錢民屯等銀八萬三千八百八十四兩八錢七分

易州鎮主客兵歲額銀二十萬七千三百二十五兩八錢九分主兵京運銀一十七萬四千六百九十一

兩七錢民屯銀二萬六千六百三十四兩一錢九分

客兵銀原額五萬九千兩近因題免防秋萬曆二十六

年分發京運年 主兵糧一萬四百八十四石九斗一升

例銀六千兩 料一萬二千四百九十八石七斗九升井陘鎮主客兵

歲額銀一十一萬七千八百四十一兩一錢五分主兵京運

銀五萬五千五百三兩八錢六分民屯銀五萬八千三百六十七兩二錢九分 客兵京運銀三千九百七十

兩 主兵糧三萬一千一十五石三斗三升料二十四石

五斗五升宣府鎮主客兵歲額銀九十二萬四千一錢

一分主兵京運銀二十六萬九千六百三十八兩民屯

銀六千六百四十八兩六錢一分 主兵糧二萬六千四

十石一斗三升料二萬五千四百四十六石二斗草

十七萬三千一百七十四束大同鎮主客兵歲額銀九

十二萬四千一錢一分主兵京運銀二十六萬九千六

六千七百一十三兩五錢屯運一萬六千六百四

十八兩六錢一分客兵京運銀一十八萬一千兩 主兵

糧二萬六千四十石一斗三升料二萬五千四百四十

六石二斗草三十七萬三千一百七十四束山西鎮主

客兵歲額銀五十六萬九千四百五十九兩九錢八分主

九升料三萬三千二百四石六斗二升草九萬五千八

十六束遼東鎮主客兵歲額銀六十八萬五千四百五

十八兩一錢二分主兵糧一十七萬一千三百八十四

石七斗料一十六萬三百八十八石六升該鎮歲額每

且冊內不開京運民屯撤數此係延綏鎮主客兵歲額

萬曆二十八年御覽冊總數

銀七十四萬七千二十一兩八錢主兵京運銀四十一

兩八錢七分民運銀二十一萬五千九百六兩四錢三

分鹽引銀六萬七千六百二十五兩五錢客兵京運

銀二萬九千七百五十兩主兵糧九萬二千四百二十

石六斗八升料四萬二千八百二十九石五斗二升草

四萬五千四十束寧夏鎮主客兵歲額銀三十一萬一

千二百四十一兩三錢六分主兵京運銀七萬七千五

八千七百一十六兩一錢屯運銀一千九百八十八兩

五錢六分鹽引銀七萬四千五百三十六兩二分客

兵京運銀二萬兩主兵糧五萬一千五百二石三斗

料九萬八千三百九十一石七斗六升草一百七十一

萬七千六百八十八束甘肅鎮主客兵歲額銀五十九

萬四千七百四十兩一錢主兵京運銀一十七萬七

銀二十九萬五千一兩五錢六分鹽引六萬六千一百

五十兩客兵京運銀二萬兩鹽引銀三萬六千兩

主兵糧二十一萬二千二百七石五斗九升草一百六

十八萬三千一百九十六束固原鎮主客兵歲額銀四

十八萬五千六百七十八兩三錢七分主兵京運銀一

十八兩二錢八分民運銀二十七萬七千三百九十三

兩五錢三分屯運銀二千六百四十八兩九錢四分

客兵京運銀七千三百五十八兩六主兵糧二十六萬

錢鹽引銀一萬七千四百三十九兩

六千七百二石六斗一升料一千四石四斗草一十六

萬八千九百六十八束各鎮武臣有鎮守有分守協守

又有提調巡視備禦領班等官皆因事設職焉薊鎮鎮

守總兵一屯營協守副總兵三東路一員題建昌萬曆

頭營居四路之中管理燕河營瑩頭營石門寨山海關

皆極衝西路一員駐石匣營管理牆子嶺曹家寨古北

口石塘路皆極衝中路一員駐三屯營帶分守叅將十

管馬蘭合喜峯口大平寨松棚皆極衝通州山海關石門寨燕河營建昌路舊設副總兵因

一移於瑩頭路移叅將駐此以桃林冷口二關屬之大

平寨馬蘭谷牆子嶺古遊擊十一密雲右營振武營石

北口石堂嶺喜峯口遊擊十一團營大水塔四員俱

總督下遵化左營右營遵化輔重營三員俱順天巡撫

下三屯車前營車後營二員俱薊鎮總兵下松棚谷曹

家統領南兵遊擊三建昌西路駐石匣鎮總兵下

軍七統領天津寧山通津德州春班天津德州瀋陽秋

領班回日各駐中軍三總督中軍副將駐密雲巡撫中

本衛所操練義院口原提調萬曆二十年改守備

改守備永平城舊設擦崖子嶺今改設李家谷萬曆四

年設羅文谷大安口近改設寬甸谷亦近改黃崖口關

將軍石關口薊州城遵化城三屯營俱舊設黑谷關

晉元年設潮河川大水谷白馬關俱今改設密雲城張

家灣俱把總一密雲提調九吉家莊口關司馬臺黃

榆林嶺關黃家口關昌平鎮鎮守總兵一駐昌平城聽

洪山口關鎮虜關昌平鎮鎮守總兵一駐昌平城聽

天壽山鞏華城黃花鎮居庸關一帶叅遊守備分守叅

西自鎮邊城東至渤海所各關隘俱屬統領

將三居庸關一員所屬石峽峪灰嶺口八達營三守備

入八達嶺黃花鎮一員所屬慕田峪黃花鎮二守備

極衝鎮邊城一員所屬鎮邊城白羊口二守備

擊四總兵標下左騎營右守備十一鞏華城天壽山涿

灰嶺口白羊口鎮邊城遼東鎮守征虜前將軍總兵一

石峽谷八達嶺慕田峪遼東鎮守征虜前將軍總兵一

駐河東遼陽適中地協守副總兵一節制開原海州寬

方調度防禦應援本城所轄遊擊守備共二十二

員開原海盜有警徑自策應分守叅將五開原一員

中固兼防南極兼管馬市無事仍駐開原極衝錦義一

員駐劄義州極衝海益一員駐劄海州次衝專管海益

地方并東昌東勝二堡寧遠一員駐劄本城寬衝遊擊

一員近或加副總兵街分守鎮東一十三處極衝

實用編卷八

欽集

邊方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廣寧城左營一員右營一員潘陽城駐長營堡移

十二駐平虜堡防守鎮武堡一員正安堡一員廣寧右

屯一員錦州一員鐵嶺一員中右所一員守備五

城金州城鎮坐營廣寧中軍一備禦二十三州城蓋

靜堡清河堡平虜堡武清堡大清堡廣寧城汛河城懿路

城鎮西堡中固城開原城蕪管馬市蒲河城撫順城大

凌河堡杏山堡西平堡長勇堡長安堡保定鎮守總兵

二堡當虜衝中前所慶雲堡義州城

一春秋兩防移駐浮圖峪遇有分守叅將四總領浮圖

峪倒馬關守備龍固二關一員駐劄茨溝地方所屬龍

泉關把總馬水口一員所屬沿河口守備倒馬關一員

所屬插箭遊擊六州領軍往來駐劄河間滄州○定

嶺守備車營統領巡撫標下馬兵○真定車坐營中軍

○保定車營統領巡撫標下馬兵○真定車坐營中軍

一總兵守備七德州河間真定浮圖峪把總七烏龍溝

龍泉關周關狼牙忠順官二舊達官今改忠順一在保

宣府鎮守鎮朔將軍總兵一協守副總兵一寧城分守

叅將八上北路一員駐獨石城極衝所屬獨石城馬營

員駐龍門所極衝所屬龍門所屬龍門城雲川堡五守備

東路一員駐四海治次衝所屬龍門所屬龍門城雲川堡

新舊二城懷來城延慶城六守備上西路一員駐萬全

右衛極衝所屬萬全右衛左衛城張家口堡新開口堡

新河口堡膳房堡六守備南路一員駐順聖川西城次

衝所屬順聖川西城次衝所屬蔚州城廣昌城五守

備中路一員駐葛峪堡次衝所屬蔚州城廣昌城五守

路一員駐柴溝堡極衝所屬柴溝堡懷安城西陽河堡

洗馬林堡四守備提調南山一員駐劄柳溝口遊擊三

極衝所屬岔道城守備撫募兵三千防守南山遊擊三

舊遊兵新遊兵二員每年輪流一員入衛坐營中軍二

巡撫下帶管標兵坐營守備三十一營堡赤城堡蔚州

兼撫夷事務總兵下守備三十一營堡赤城堡蔚州

堡龍門衛龍門所雲川堡長安嶺堡滴水崖萬全左衛

萬全右衛張家口堡懷安城柴溝堡新開口堡西陽河

堡新河口堡洗馬林堡保安新堡保安堡舊堡懷來城

海冶順聖東城順聖西城葛峪堡膳房堡靖虜堡全道

城深井堡大同鎮守征西將軍總兵一協守副總兵一

廣昌城分守叅將十東路一員駐劄天城城極衝所屬

衛劄左分守叅將十聚落城陽和城天城城靖虜堡瓦

實用編卷八 乾集八 邊方 十三

二左營右營入衛遊擊二駐鎮城每年輪流守備十一

榆林堡寧塞營清邊營黃甫川大柏油堡鎮城坐營

井堡波羅堡雙山堡清水堡懷遠堡柳樹澗

中軍二巡撫標下寧夏鎮守征西將軍總兵一協守副

總兵一俱駐劄分守參將四東路右參將駐花馬池極

衛極衝靈川左參將次衝每年河開後移駐清水營防

守河凍往來靈州通防橫城至秦霸沿河一帶地方北

路平虜城遊擊四鎮城興武營玉泉營廣武營此守備

六撫夷一員安定堡清水堡坐營中軍二巡撫下千管

理鎮城都司一管理水利屯田都司一甘肅鎮守平羗

將軍總兵一駐劄協守甘州左副總兵一駐鎮分守六

涼州右副總兵極衝莊浪左參將極衝所屬紅子城鎮

次衝鎮番遊擊五莊浪一員統領西寧上通海路口

高臺一員輓伯一員坐營中軍一總兵標下以都指

撫標下一員鎮夷一員

守備十一洪堡山丹南紅子堡鎮羗堡寧遠堡

領班備禦都司二員上班聽候分布甘涼地方下

駐臨洮陝西鎮守總兵一原固臨洮鎮守總兵一二萬曆

二年協守臨洮階文副總兵一分守五河州參將極衝

題設官軍悉聽節制蘭州參將極衝分守蘭靖地方禦虜

捕曠賊清虜參將極衝陝西參將次衝階文西固參將

極衝所屬西固文縣二千戶所遊擊四固原東路一員駐

乾溝乾澗花馬池等處總督下左營一員駐西固州應

西路蘭靖莊浪等處總督下左營一員駐西固州應

右營中軍一副總兵守備十一環慶西固文縣漢中

州堡龍溝堡秦坐營官一總兵標下萬河東備禦都司

一國初兵事專任武臣後常以文臣監督文臣重者曰

總督次曰巡撫或提督又有兵備薊遼保定一總督三

巡撫總督駐密雲城近加經畧倭街薊州巡撫一員駐

撫一員贊理軍而薊昌永平密雲霸州天津紫荆井陘
務駐廣寧城大名寧前遼海東寧開原金復海蓋或以兵備兼副叅
或以苑卿兼兵備聽節制焉宣大山西亦一總督三巡
撫總督駐陽和城宣府巡撫一員大同巡撫一員俱而
贊理軍務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一員而
北口懷隆冀北陽和大同左衛冀寧鴈平岢嵐河東潞
安寧武或以分巡兼屯田或以兵備督叅遊聽節制焉
陝西三邊總督一延綏寧夏甘肅固原巡撫各一俱贊
理軍
務若靖邊神木榆林河西靜寧隆德固原鎮原洮岷延
安臨鞏鞏昌靖虜西寧莊浪西安涇邠商洛潼關漢羌
其號為兵備者或以本官兼屯鹽理互市或以兼官總
衛所撫番夷其皆分委任而責成功乎大都我
朝邊臣有唐之節度而無其強有宋之宣撫而非其弱用

能使大小相維犬牙相制九邊經制大畧又可見於此
矣此其地形兵力繡錯櫛比文臣武將雲擁星羅無事
則畫地防守有事則犄角應援壯哉天造人謀固于磐
石豈非國家萬世子孫長久帝王之業哉但承平日
久舊制漸渝夷性梟獍間行窺竊其世居我迤北者故
元裔也元自崇禮侯潛居應昌不數傳被弑者五維時
瓦剌稱強小王子之勢又寢盛小王子之子歹顏罕者
襲小王子而世其號生子男十一咸勇悍善戰其第三
子阿着原名阿剌罕亦稱小王子生子七長麥力昆
吉囊次俺
答三兀打兒汗刺布台吉四老把都台吉五其住牧
那林台吉六我把汗點刺台吉七那竹台吉
河套者吉囊也俺答則住豐州者也住陽和後口葫蘆
海子者兀慎打兒汗喇布台吉也老把都台吉則住獨

石後三間房。那林台吉則住獨石正北地名我力速也。
住青山後正北地名十字索兒大者。我把汗點刺台吉
也。麥力良吉囊生子九。長那言大兒吉能次狼台吉三
那木按台吉四花台吉五反成
喇兒台吉六克鄧威正台吉七哥洛哥俺答亦生子九。台吉八把都兒台吉九哈麻艾旦台吉
長興都克隆哈即黃台吉次不彥台吉三鐵背台吉四
賓免台吉五把林台吉六哥力各台吉七不他失禮黃
八沙赤星台吉九元慎打兒汗喇布台吉生子一。曰元慎
九以兒將遊

台老把都台吉生子五。長擺三忽兒威正台吉即黃把
都兒二崑都崙歹正台吉三合

不慎台吉四矮兒克兀打兒汗台吉即滿五素那林台
五七慶朝庫兒台吉即滿五大妻麥速比妓

吉生子三。長都臘兒台吉次兩兒
汗台吉三打兒汗台吉
我把我漢點刺台吉

生子三。長恩兒三亞速火落成台吉二也辛跌兒
台吉三亞速火落成台吉二也辛跌兒
虜所轄部

落曰好陳察罕兒曰召阿兒曰把都阿兒曰克失旦曰
卜爾報兀有衆五萬者大營卜赤亦克漢也曰爾留曰

罕哈曰爾填則所謂東三部也。其酋曰滿會王。有營三。
蓋屬岡留部者也。其酋猛可不即亦有營三。則屬罕哈
部。其爾填部所屬營一。酋長所謂可都留者也。東三部
部衆可六萬人。居沙漠東偏與朵顏鄰。彼藉之爲嚮導。
此倚之爲重援。曰應紹不。曰阿爾禿斯。曰滿官嗔。所謂
西三部也。應紹不營九十。近皆分散無幾。惟哈刺慎一
營僅存。先是十營皆屬亦不刺。後亦不刺叛虜遁西海
上。故此輩無所著。各散去。其阿兒禿斯部有營七。故亦
屬亦不刺。衆凡七萬人。後屬吉囊。吉囊合爲營四。曰唵
合廝。曰偶甚。曰八哈思納。曰打郎。則附吉囊所住牧河
套者也。曰多田土悶。曰畏吾兒。曰兀世。曰叭要。曰兀魯。
曰土吉刺。衆四萬人。故屬火篩。火篩敗後屬俺答。住牧

實用編卷八
九集
邊方

豐州。又有哈刺慎部。及哈速部者。則所謂南二部也。其酋長把答罕柰者爲營一。衆可三萬人。則屬哈刺慎部。屬哈速部者。營亦一。其酋長則曰失刺台吉。有衆二萬。住牧宣大邊外者也。別有兀良罕營一。故小王子北部。因隙叛去。至今彼此相攻殺。又西有瓦剌。衆可五萬人。世與土魯番讐。日相鬪格。以上蓋北胡生長部落大畧也。阿着子六人。惟吉囊。俺答最強。吉囊據河西之饒長子。姓俺答。擁控弦十餘萬。多精銳。子興克都隆哈。偏臂善用兵。以故數弄兵塞上。又有三衛降胡爲間。嘉靖中虜患無歲無之。我是以征討不停。調兵入衛。無虛日矣。隆慶四年。虜酋把漢那吉叩關降。把漢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子也。幼失父。俺答妻一克哈屯實鞠之。及長。頗僂巧。故獨鍾愛。已有婦二。又聘兀慎家取兔搽金的之女爲三。會俺答有外孫。卽所謂三娘子者。甚艷色。許聘。襖兒都司。俺答通焉。強納之。襖兒都司恚甚。將攻俺答。俺答無以解。乃奪那吉所聘兀慎女與之。那吉忿恨南走。闌入關請降。邊吏莫察。以爲一胡雛。於中國無繫也。總督王崇古念此奇貨可居。于是盛館餼輿馬。逢其意。具以聞。且言互尊顯之。以示虜。因持此爲質。索我叛人趙全。趙全者。世晉人。敏警有畧。呂老祖黨也。老祖以妖術謀不軌。事覺。懼誅。因與其黨十人逃歸。俺答俺答割地一區。處之爲城郭宮室。之制升板築垣。遂號板升。其飲食衣服多仍華舊。所居極壯麗。僭擬宸居。別爲離宮九楹。以奉俺答。比入棟折。俺答懼不敢居。

嗣後中國無賴有罪輒亡命入板升。全黨至數千。虜每入寇。輒先驅偵諜。故邊將不能防。石州之慘。至今寒心。當其時

朝廷有令。令捕得首惡者。予萬金。爵列侯。黨衆者。予千金。官萬戶。迄無應者。會把漢那吉降。俺答心私念之。又一克哈屯朝夕泣曰。黑台吉非君少子耶。奈何殺其孫。俺答益自傷。計中國怒虜歲犯邊。必且甘心之也。則日夜泣。目盡腫。率衆南叩邊索之。總督王崇古因巡撫方逢時謀。使人謂之曰。兵來。那吉不生還矣。執趙全等以贖乎。俺答唯唯。因就幕中語。遂擒八逆以獻。督撫上其事。乃詔歸那吉。許通貢市。賜金印。封俺答爲順義王。築一城。名歸化。以居。其餘封爵有差。時套虜吉能亦乞貢。

詔授都督同知。餘亦給爵秩。虜旣受封通貢。奉我三尺。于是我塞垣東起四海冶。西盡茸州。延袤五千餘里。無烽火警。行人不持弓刀。俺答卒。長子興克都隆哈黃台吉嗣封。先配五蘭比妓。又蒸三娘子。納婦一百八口。生子一十四。襲封四禩卒。子捨力良。即捨克繼封。有子男五。其長子朝兔。台吉所生子四。長曰卜石兔。黃台吉。即舍刺今溥且三世矣。奉貢惟謹。其俗好佛。有小佛子者。每每教以忠順我中國。聞三娘子統兵。亦順命。無敢爲邊擾。夫以二百餘年。逋寇累世。稱藩我無亡矢遺鏃之費。而邊塵靖。真古所未有。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我姑示羈縻。彼未有固志。今順義王與察罕奴吉構怨。貽邊臣書。比朝鮮例。借我兵援。夫虜性反側。察罕更屬狡獪。重兵

相持邊鄙震撼且請而許之是以夷疲我而挑之釁請而不許夷又得以口實我有掉臂去連和察罕共爲我患事不可知則北邊又未可晏然解甲也其在東北有土蠻建州毛憐女直海西山夷江夷等部落住牧曩土蠻最強數犯我東塞今建酋奴兒哈赤素兒哈素兄弟二人故女直部落據有富饒之地自謂金人遺種近并猛骨噶羅結檜臣慙小歹青爲聲援納我逋逃敗我單弱陽爲輸款陰蓄異謀天幸用我華人龔姓者爲主謀此人不忘忠國未敢遽發萬一老成二酋之患恐不在宋女真下日者仰逞二奴被戮雖已恐懼輸誠補進雙貢然不可據以爲信靖酋近糾衆在廣寧錦又邊外窺瞰謀犯朝鮮連年防倭遼左震驚泰寧三衛正統土木之變頗聞爲也先嚮導今與北虜婚媾必且互相黨援邇來朵顏酋長伯牙兒哈爾赤長昂秦寧酋長炒禿等雖悔罪納款補進五貢然乍臣乍叛誠爲叵測則東三邊又未可帖然橐戈也其在秦隴吉囊種類日繁賓免等分駐大小松山頻年爲梗萬曆戊戌大司馬田樂巡撫甘肅提兵二十萬乘勝搗巢獲級數千聲勢大振松山三百餘里地盡收復卜築戍守年來迫于饑饉惕我兵威悔禍乞款鑕刀說誓進馬互市延寧兩鎮庶稱息肩然苟無善後長策則竊發之奸深屬可虞且土魯番併有哈密志益肆與瓦剌爭雄長嘗至西海劫殺北虜每曰蘭州黃河西是我故地由此不已唐吐蕃宋元昊飲馬河西以犯中國不能保其必無則西三邊又未可

安枕而卧也。蓋嘗合九邊大勢觀之。甘涼榆寧與吉酋鄰。雖世受我爵賞。然毛目天倉之險。彼實據焉。寇已迫于門庭。宣大山西與俺酋鄰。雖世稱我藩臣。然九十九泉之勝。一十二哨之衆。彼實握焉。患恐貽于養虎。矧老把都那林台吉生齒。羣幕環布。蟠結是我肩脊之憂也。莽刺之有火落赤等。憂在洮河海上。之有打兒汗虎喇哈赤。憂在遼東。黃河腦之有丙兔。着力兔。失喇啞。以諸酋。憂在嘉峪關。夫夕顏罕一酋耳。後嗣蕃衍。流今七輩。生息四百有奇。其三衛屬夷。併各邊夷。番。又不知其凡幾矣。史車負恩。六完煽虐。則前事之明鑒也。按史車顏種也。嘉隆間相繼內附。萬曆十八年叛去。二十年復歸。六完三衛夷點酋長昂炒蠻董忽力及夷婦大小雙只。猛可。真號爲六完。萬曆辛卯。昂長昂并第莽金。魁伯量歹等入犯石門路之花場谷。我官兵城堡損失甚多。

往議者曰。復大寧。復河套。復故遼陽。夫自大寧都司內徙遼東。折右臂。宣府折左臂。聲援隔絕。松關潢水。勢固在虜龍岡。灤河。我失其險。王畿近地。豈容盜賊居。近議欲比擬唐受降宋大順。而築彼霧靈之山。以爲吾守。此一策也。套內廣饒。有鹽池海子。葭州民往多種食。其孺地。自舍受降。而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而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里之衝。遂使套中沃壤。爲虜巢穴。而寧夏外險。反備南河。誠復守東勝。因河爲固。使套地方千里。歸我耕牧。得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亦一計也。遼陽故城。在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洪武壬子。委以與虜。迺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里紆遠。遼人每憤憤焉。昔我

太祖嘗諭遼帥曰。滄海之東。遼爲首疆。誠重之也。則今奈何使之淪于虜也。雖然。此三者猶其標也。語曰。殺虎易。奪虎子難。奪虎子易。奪虎穴而居難。今未能殺虎。遽欲奪其子。處其穴乎。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而膠柱調瑟。恐非萬全計也。今九邊兵馬視國初稍減矣。韃靼酋長視國初倍蓰矣。漢儒謂匈奴之衆。不過當一大縣。以之借箸而籌。今虜不亦謬乎。嗟嗟。疇昔兵將如雲之盛。元孽如綫之衰。猶不能以長纓繫虜王頸。致之闕下。茲以有限之兵。當無窮之虜。必欲剪滅此而後朝食。非真見虜在吾目中。而又廟堂之經畫。素定甲兵。素精邊儲。富饒餽餉。不絕。其何能濟。前俺答受封時。廷臣皆謂虜時內訌。應接不暇。卽有修爲。隨經殘破。今虜旣效順。國家無事。宜乘此時。積我錢穀。修我險隘。練我甲兵。墾我屯田。理我鹽法。今已三十餘禩矣。錢穀何如。險隘何如。甲兵屯鹽。又何如。覩此情形。曾不若曩時釋之爲外懼也。故今日之所當急者有三。曰重邊。臣曰。足邊餉。曰練邊卒。而其所當議者有五。曰繕牆堡。曰守要害。曰明賞罰。曰慎貢賞。防互市。曰謹間諜。嚴烽燧。何謂重邊。臣總督巡撫提重兵于境上。生殺在其手。大將軍援袍鼓立轅門。分巡叅遊各專一面。然而名譽之人。未必諳韜鈴介冑之士。未必閑方畧。啣命而往。草草卒事。巧營遷轉。猝然有警。東支西吾。狼顧錯愕。誰爲朝廷出死命。斬將搴旗。卽有之。又動遭掣肘。文臣權撓于中。制武吏銳挫于調遣。例邊臣奏請。限五日內具覆。

今輒逾數月不得報請兵請糧慘于乞哀議撫議勦迄無成畫甚至瑕類稍見柱後惠文詳然弄其筆舌疑慮約結有奇安施古者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今文士畸重武弁畸輕名列薦紳者持其文墨論議多于封疆之臣無論參遊節總兵至倨撫也督撫巡按咸得司彈壓賊至調度督撫檄之東巡按檄之西或機當戰檄之守機當守檄之戰機當預布堵截于前檄之合力勦捕于後報上兵部兵部題請兵科亦題

請或兵已東而調之西或兵既西而調之東偶一失利廷議紛紛救過不贍寢以解體且今之任將者與古異古者或出于販織椎埋或出于奴囚隸卒今也不然督撫非循資不以遷總副非都指揮不以任嗟夫假令久而可以資格拘也則曹歲何以鄙肉食秦三帥祇以累鼓淮陰跨夫可以不登壇然古人用之或以強或以霸或以帝左驗甚明也請自今但論賢否不論官階督撫缺內自科道部屬而上外及於藩臬守臣推補總兵缺於指揮而上及參將簡任寬以文法假以便宜久其責任豐其祿入毋從中制毋輕調遣有功卽與紀錄功多者增秩且錫之蔭非汙穢不職喪師失律者言官毋得妄糾彈如是則人爭奮其忠勇智謀死綏死鼓期獲首級成功報

天子所意管馬文升經略哈密黑麻悔罪余子俊鎮守榆林虜人嚙指項忠單騎抵賊滿四就擒許進領鎮大同瓦刺入貢薛祿佩將印巡邊圍斬虜奇黃郭登設攪地

龍飛天網。陷賊朔北。今誠得若人任之。無虞虜矣。何謂足邊饒神農曰。雖有金城湯池。非粟不守。晁錯亦云。募民入粟實邊。

國家九邊歲額。洪永間一百餘萬。有屯田本色中鹽輸粟。成弘間二百餘萬。

正宗朝增至三百萬。今京運四百萬矣。司農一歲所入。僅足支費。稍有逋負。旋稱不給。邇者宣府大同頻年饑饉。薊西月無見糧。軍士困苦不堪。戰馬餓死。察察人情。洵懼數相偶語。脫中叫囂。旦夕不測。遼東每軍月糧止四錢。又每遲至三四月。不沾實惠。揭貸出息。而官司又有公私使用之扣。十鎮年例所欠。至一百五十餘萬。歲終不得給。當事諸臣。始議借濟。夫借濟似矣。將借於各省之

積逋。則允解何時。是待西江之水。以救涸鮒。將借於罔寺之馬價。則補給何日。是剗心腹之肉。以支兩腋。總之非計也。愚竊謂籌邊者。當察其耗邊之源。然後急圖實邊之策。顧耗之之途。亦夥矣。有就邊而耗者。有耗於內而實為邊耗者。老幼不能受甲。而尺籍徒存。則冗食者耗。急則名募。未列行伍。先取安家。則虛糜者耗。募置親兵。將所畜家丁。籍為勝兵。而名額多增。費復幾倍。則濫支者耗。此皆就邊而耗者也。緹騎冗員。而食無功之祿。大官冗役。而享無勞之奉。內監冗匠。而叨餼廩之入。凡此皆耗於內。而實中於邊者也。內帑貯蓄幾何。乃堪此輩。厄漏哉。柰何不簡而清也。至求所為實邊者。則莫屯鹽若矣。鹽不開中也。而改折則鹽政荒屯。不子粒也。而

折色則屯政廢其弊也鹽以供私販屯以資乾沒士飽馬騰顧安所冀請自今復中鹽初制凡運司額鹽非邊引不得關支卽餘課俱令赴塞下輸粟芻俾內地諸商勢不得不外徙塞下經營產業則拋荒地土不患開墾之無其人而當事者又必親歷邊境相度疆土某爲舊屯豪勢占據者清理之某爲曠土堪興屯利者開拓之其屯丁或因土著或募新軍或徙附近或召民佃設法安置給以牛種暫免徭賦待墾熟然後收租安邊足用計無踰此蓋屯與鹽兩者若不相蒙而利害實相關惟開中行則邊民爭爲力農儲粟以應商急商急欲得粟則又爭爲募丁墾荒以便供輸商爭爲募丁墾荒則屯軍之貧無力者與巨家大賈錯壤以耕而緩急亦獲通

有無助守望久且樹藝成林穰穰相因塞下粟不可勝用而商之報中便軍之芻餉亦便百世之利也宋人有言國家閒暇北虜安靖不及是時少爲根本慮忽有小警相顧無策不免腹內都膏血補邊方瘡痍內外俱困不知其所止矣嗚呼此寧獨爲宋人告也說者又謂榆林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芻糧仰給腹裏米珠薪桂師不宿飽萬一虜駐魚河糧道險遠城中坐困故欲於府谷至葭州由黃河而上造舟轉運以濟清水木瓜孤山等處亦一便計也而復徵本色設立倉場尤宜汲汲至復登州海運以給河東十四衛蠲新增牧馬子粒通居庸桑乾陸輓達蘆溝舟運以甦宣府是不可不深長思也又按各邊月餉法曰折色者六月本色

者六月在邊者折銀七錢在內者折銀六錢又曰本折
間支此通例也然春夏而米價騰踊銀一錢止易粟數
升則姑與之折銀秋冬而粟價稍平倉庾稍積則始與
之本色毋乃驅之饑而罷病且死乎誠慎簡邊卽釐革
厥弊庶庚癸可無呼矣何謂練邊卒管是錯策禦戎而
終之卒服習夫金鼓以一其耳旗幟以一其目賞罰以
一其心三者自黃帝以來未之有改也今之所謂練習者
吾知之矣寅而集辰而歸金鼓闐然也旗幟翩然也左
此而左彼賞罰錯然也第教閱之金鼓金鼓也臨陣而
金鼓之耳有不聞者矣教閱之旗幟旗幟也臨陣而旗
幟之目有不見者矣舉一將叩之曰子持戟之士其勇
某怯能盡知乎鼓弩之士其習某未習能盡知乎車營

之士其閑整控其閑衝突能盡知乎試私問其部曲孰
有善刺上意巧剝下財則無不知者買閑而輸月錢債
帥而息稱倍鮮有正色厲聲遠之若浼者是果教練息
法耶且或每歲調入衛以爲常而踐更疲于奔命是自
耗也撫臣假調操以自固而精壯減于擺邊是自弱也
慮兵不足而僉民壯似矣朋戶醵金徒編傭奴於隊伍
又慮兵不足而選保甲似矣臨門按籍祇驅寒單爲伎
擊夫兵不練則弱弱則縮胸摧怯任盜之斬關奪門也
而莫可誰何。不練則驕驕則至有戕主帥內訌而不可
問雲中之變不數十年延綏挑沙又見告矣馬端臨有
言宋兵之弊劣弱唐兵之弊驕悍乃今兼之嗚呼奈何
其不講于訓練之方也愚竊以爲訓練者在先正其名

分默消其虛憍。使之知親上。死長秩。然無所逃。然後審度其分合之宜。辨白乎衆寡之勢。如大衆糾集。絲髮不足。喻亂矣。則察伍法以教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使三軍不得亂行。而失錯。不然者。罰。譬壘縱橫。星緯不足。喻衆矣。則察軍校之法以教之。以一爲十。以十爲百。以百爲千。以千爲萬。俾三軍不得渙散。而無統。不然者。罰。分合進退。風雨不足。喻變矣。則察團陣之法以教之。隅絡鈎聯。曲折相對。左右虞侯。別其號。五行十二將。殊其名。俾三軍不得矯志以紊制。不然者。罰。其先後次第。井然不紊。督撫時出其不意。調一二隊點閱。第呼其把總隊長姓名。卽各領本卒以來。驗其識認與否。比較其武藝精熟與否。使

將知士之彊弱。士熟將之號令。有警量賊多少。多則合營俱動。少則調一二營。某爲先鋒。某爲聲援。皆隨原將領官統以行。臨陣之所用。悉平日之所簡練。無有彼此差池者。或者又謂于肅愍守諸關。多京營兵。今尚可用乎。曰。按大司馬楊守謙云。是時京營兵尚精練可用。今非昔矣。獨有召募土著訓練乎。平日度緩急得其用。爾而陳建亦云。練土著。蓋土著練則以防虜。防其家盜。以殺賊。殺其私讐。未有不濟者也。昔給事鄭林。傷京營陣法無制。每一出征。人馬雜沓。多致躪死。請以軒轅陣法從事。噫。有能講求此法者。豈惟京營賴之。雖執鞭弭。從事邊陲。可矣。何謂繕墻堡。邊墻東起遼東。鴨綠江西至嘉峪。北抵沙漠。紆縈一萬九千一百四十里。營堡數千。

緣日夕漸壞。亭障缺少。蹊隘踈漏。夫邊人所以與虜隔者。獨有此垣墻。其所以守望相助者。獨有此營堡。不修則塞下田不塞。下人有也。為虜墾也。塞下丁不能一日安于塞下也。為虜捕也。千騎長驅。耕具牛畜。悉為虜資。輦輸掠矣。所過行部殘矣。一望夷曠。且有窺我神京者。彼度人之家。尚高其垣墉。嚴其扃鑰。而後可以安枕。

矧

天王都會之區。咫尺虜庭。可玩忽無備哉。昔余肅敏於榆林。開三十城堡。築墻千餘里。榆林人尸而祝之。都御史徐廷璋修築寧夏邊墻。虜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楊少傅一清。王本兵瓊。築花馬池墻三百餘里。人戴之若父母。兵尚書翟樂築五堡。今為大同利。五堡在大同弘賜堡。鎮虜堡。鎮河堡。

鎮邊堡。鎮川堡。先是張文錦規築。措置失宜。激變軍士。嘉靖中翟鑾修復。

夫方里之隙。以三

千人守之。猶虞衝軼。墻而守之。百人有餘力。何者。有所以為之防。故也。楊守謙嘗謂陝西各邊修築邊防。皆於發兵按伏之時。蓋按伏之兵。已有行糧。因而修築。為功甚省。行糧之外。再加犒賞。人心樂從。請自今督撫委官沿邊踏勘。某處少缺。宜創築。某處傾頽。宜展築。計其工價。定其日程。簡廉能將領董其事。鳩工聚材。土可築則築。石可斲則斲。磚甃繼施。灰罐必謹。列堡相望。乘障相聯。臺墩相錯。高城深塹。峻谿谷通水門。具藺石布渠。答周虎落。藩塞阻路。凡山林密莽。設厲禁。毋斫伐。壯天險。馬。尹畊有云。成城如引繩。急之而不斷。列堡如布棋。錯之而不雜。堡去城不二三里。其相去不三十里。堡為廬

舍備器用鑿井增竈。具春列櫪。俾人有所棲。馬有所秣。使至者如歸。寓者如家。每堡五六百人。人受一廛。統以一將。將爲一解。步卒勤瞭望。晝夜更番。馬卒遞邏。彼此相驗。無事則番上者倚戈。番下者休。邏徼者遞哨。堡居者習技擊。有警則番上者爲燧。邏者登堡。居者繼登。則役不罷而事可久也。行之一年。民使之來歲徵集。則令於軍曰。乘塞而願携室者聽。增給溫絮。移額廩。既留而復令軍曰。室至而願留者聽。增給溫絮。移額廩。既留而復令於軍曰。願恒居而授田者聽。且給牛種。夫然則塞垣綿邈。卒伍充盈。居恒有以相周。臨敵足以相效。謂之關塞可矣。何謂守要害。按天壽山後黃花鎮。以東歷密雲馬蘭。太平燕河。屬於山海。謂之東關。以西歷居庸。白羊。紫

荆。倒馬。屬於龍泉。謂之西關。居庸外拒四海冶。潮灣。川。古北口。逼近虜巢。紫荆。倒馬。隘口。既多。守備不能專。紫荆乃南出之路。疾騎趨吾運道。數日可至。故諸關之中。居庸最巖險。防守之計。在據八達嶺。以扼全道之衝。斯爲得勢。倒馬距京稍遠。紫荆則夷於居庸。而近於倒馬。考之往古攻燕。及我朝北虜犯順。多由紫荆。咫尺周廬。夷漫寬衍。有如備禦弗週。謂此咽喉。何增兵守險。尤當急者。凡一關必有一營。關主於守。營主於援。昔于肅愍以易兵援紫荆。以涿兵援白羊。以真定兵援倒馬。又遣兵四出。節制游徼。名曰分巡。命將分領。威振先聲。名曰巡哨。首尾應援。聲勢聯屬。卒保無事。今雖無如也。先者入寇。知者防患未然。肅愍之畧。得無講乎。黃花鎮。肩

陵京負荷鉅重。四海治其捍禦也。舊有徑道走謀報。今已塞。則治有警報。必由居庸達黃花。相去二百餘里。難以一蹴至。宜於邊牆適中處建敵臺。臺上蓋屋。以便直宿。分內外。設軟梯上下。黃花鎮撥軍三十名。四海冶撥軍三十名。分班宿直。文到即遞。遞必二人。自外而入者。黃花軍也。自內而出者。四海冶軍也。如此則旁竇易塞。文移易傳。藩籬爲之孔固矣。古北口兩傍峻崖。車可容軌。西北通開平。殘元避暑故道也。中有葫蘆谷。最險。朶顏部落花當居之。由京師至古北口。僅二百五六十里。古北至開平。僅四驛。若專備古北。則於古北潮河二營。稍大其城。各增兵五百。每防秋時。調遼東遊兵三千。及

密雲副總兵之兵同守之。潮河川沙浮水漲。先是都御史洪鍾設有關城。勢孤難守。今須大建石墩數十。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路。庶幾可久。薊門關口頗多。兵力獨少。必撤路兵盡歸守提。如閼關使臣之議。用南兵使控層臺。練北軍使精擊刺。如戚繼光之制。重關安於覆孟哉。遼東虜倭兼備。開原廣寧並據。噤喉金復海蓋頗稱沃野。河西地近土蠻。潛引諸夷爲患。而嚴冬冰結。即河東亦闌入馬。近因東援士馬凋耗。勢成積弱。虜不逞於遼。必窺關內。由爛泥窪過鐵場堡十餘里。正衝黃土嶺關。故遼左有警。則薊東當援。倭不逞於鮮。復窺遼左。由綠水越旅順。黃骨島片帆。即吾信地。近議自薊達遼各路。設戰艦車輛火器。又當鎮江城。特設鎮道。控海門爲

關高此亦固藩籬一策也。宣府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北路獨石馬營一帶阻長安嶺虜難徑下中路之葛峪大白陽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虜出入孔道東路永寧四海冶北路龍門所則三衛窺伺之地而四海冶上通開平大路下連橫嶺兒有不可不爲之經畫者故補長峪城鎮之募軍重浮圖峪插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衛京操之士以益紫荆築本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鎮修張家口洗馬林西陽和諸處以塞中路之竇修永寧墩長安嶺龍門衛內垣以扼京後之衝策宣府者此其大計矣大同在九邊中最爲絕塞

國初於鎮城外分中東西三路設人邊二邊捍虜自東勝豐州不守雲川玉林內遷重邊盡爲虜窟嗣後增築鎮邊殺胡丫角一帶增置雲岡雲陽諸堡東西相望臂指相使三雲形勢大非昔比矣顧高山聚落二堡在鎮城左右虜實衝焉募兵分駐則犄角勢成然後全鎮永爲不拔之基偏頭寧武鴈門皆要地往虜入大同川二邊則鴈門當其衝寧武諸營堡不甚險隘虜由喬麥川野猪口入而遊兵百里赴援甚難偏頭地平可馳馬又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等處皆虜賊渡口曩多虜患西北冬備河曲東北時時備大同川前時險塞設關邏夫環戍成卒荷戈守吏辦符行者脅肩曳踵左右森立後禁解網弛廢整缺斤左右環立不問誰何况數符券遂至有虜細出入羣來旅往防乎防乎責在關吏矣若扼

陽方之口塞甫川之衝嚴水泉營一帶要區且增撫臣
於偏關而以大將駐老營副將駐河曲有警則山西撫
臣親提太原汾州二營之兵以守寧鴈甚急則更調各
州縣之兵以遏奔突有如先年經略王宗沐酌議尤當
蚤夜以圖者又安得以三晉為內地而易視之也延綏
東西地套虜充斥然自神木迤東逼近黃河難通大舉
神木迤西直至滂溝等處環遶千五百里而安邊定邊
二營連接花馬池更為虜衝虜不來則已來則長驅深
入關以內尤可憂故葺險二邊以固藩籬增堡衝邊以
聯策應復腹內之班戍除近邊之壅沙實為保障至計
寧夏一鎮頻年虜據套內平虜至花馬池三百餘里多
虜患夏秋則由渾脫浮渡冬則蹕冰馳至西窺寧固南
窺慶陽今每歲督撫移駐後衛防秋中衛僻處西隅數
苦山後之虜自松山恢復循索橋而上築城固守直接
鎮番則我據險彼失勢有風雨飄忽而來者量出精銳
夾擊之或斷其中或截其尾又屯重兵於清水等營令
三百里間旗幟相望刀斗相聞其鐵柱泉等處水艸大
路盡建墩臺此不惟得扼吭制勝之策東援榆林西援
寧夏亦率然常山蛇勢也其在固原火真諸酋環居川
海生番逼我郊圻而時肆剽掠熟番受我奉養而陰懷
異謀四通八達皆虜穴焉稽之近事庚寅歲西虜寇洮
河則兩川悉據雖合七鎮之兵懸通侯之賞竟無以購
火酋之首壬寅後北虜寇固原則諸路分侵雖寬失事
之誅下搗巢之令卒無以戢卜酋之兇所幸南北不合

謀先後不並犯。故我師應援未至。顧此失彼。而全秦要區。猶得既危復安耳。先臣許論言。總督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得息肩。今似不然。計在防河套之虜。以安原州。則當嚴花馬之守。扼興靈之衝。防山後之虜。以固蘭靖。則當增沿河之堡。屯常成之兵。防海西之虜。以安臨鞏。則當增大將以資彈壓。鼓番人使為我用。蓋固原恃三鎮為屏障。三鎮安則固原自安。不然盜已入室。而復延頸四顧。恐無及矣。甘肅自虜歟。一來俺酋有迎佛之舉。常穿塞出入。且駕言復仇。瓦剌遺置種類。封植巢穴。流住甘肅涼永之外。陸續進透南山。絕無東返之志。甘鎮四面腹心。在在皆虜。所幸辛卯鄭公洛焚仰華之寺。而假道之禍。弭然防守之計。則莊浪涼州其要害也。西寧

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戶所。亦為要地。故分官列陳。以防蹂躪。如遇莊浪西寧警報。河州將官由弘化寺應援。蘭州將官過金城入靖虜策應。凡河東堡塞之在河西者。甘鎮一體發兵堵截。又於秋冬間。行令莊浪並魯氏土兵以防殲伯。西寧游兵駐古浪以防空口。鎮羌涼州副將合永昌兵以外助鎮。番內防涼永。肅州叅將嚴謹堡塞以禦攻擊。且也防海西之流劫。禁番文之詐冒。甘肅其有瘳乎。夫然則我邊防既密。不惟胡人疋馬不得踰關。即有逋逃逆黨。我亦得以按符譏察。寧有伏辜論。灰累足不敢入虜營矣。何謂明賞罰。甘誓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蓋其重也。今夫統禡之子。藉祖宗汗馬遺蔭。而建牙坐臯。市井無賴之人。受符

徵發爲兵而食租衣稅不可謂無人矣。固宜中國長技萬倍匈奴。廼情窳者猶未盡飭。則功罪不覈。賞罰之科不明也。夫千金之賞。激於前。猛虎之威。驅於後。則怯夫皆爲壯士。今各鎮將領大都以退縮保守爲得計。幸乘虜欸。沽酒烹鮮。謝鳴劔。解甲植左。俛少艾。右擁笙簧。相與樂飲。帳中戲下。轉相效尤。日抱其幼子童孫。熟寐以寢。三十年來。人不知兵。金鼓幾於絕響。二矛祇見重喬。下無功可賞。上亦懸賞不行。下卽有罪可罰。上亦懸罰不舉。論者曰。成化以前。敗軍法無苟免者。是以邊臣知畏。地方少事。弘治中。太平濫觴。法紀漸弛。正德一故事耳。今則又異矣。前之所病。病法輕。今之所病。病法廢。法輕則人易犯。法廢則人不知有法。而益犯法。賞以首級。論功。殺三功。授官。並龍例也。往雖有冒功。時亦建功。今虜以奉欸之故。雖不敢大舉。亦常剽掠我牛畜。我以虜欸之故。竟不欲大創。而聽其剽掠。是其欸我者。彌文而其掠我者。實禍也。卽有銳意前矛。欲與虜決一死。圖功未獲。而啓釁之議。且尾其後。無必得之賞。有必招之罰。又誰敢以身爲嘗也。將以失亡士伍爲罪。戰而卒五人。歿者謫戍。例也。往時人相率而逃罪。故有指陣亡爲回營身故者。今將軍無對壘。士卒安得有陣亡。是罪不在喪師失律。而在恬愉玩愒。玩愒於今。必失亡於後。理有固然。事止一間。又其甚者。假欸以通虜。使我虛實悉爲所詭。主帥隱而不報。

朝廷寘而不問。管人云。慈母有敗子。嚴家無格虜。此言雖

實月紀卷八 韋集八 邊防 十一
小可以喻大。盡嚴著令曰：有能練而士卒脩而車馬飭而器械一切邊務翻然改觀者，許不次超擢。不者有常無赦。隱匿冒功賞者，雖重臣不貸。遇敵不戰，卽以逗遛之罪罪之。軍士與虜通者，斬以殉。懲罷者，退驕憤不可制者，以軍法從事。虜驅牛羊馬歸而能遏其歸路者，盡予以所驅之物。督撫嚴加綜覈部科，仍行稽察。使一賞百勸，一罰百懲。如是則號令齊，士心肅，人人皆可使也。何謂慎貢賞防互市？例進貢夷使不過一百人，多則一百五十人，馬不過五百匹，少亦不下一百匹。北使由大同口入，三衛使由喜峰口入，俱畱邊城夷館，應供御用者，督撫差官代進。各有賞賚，燕勞其互市，則大同之守口堡德勝堡新平堡山西之水泉營順義王所部市

焉。宣府之張家口，青把都所部市焉。延綏之紅山墩寧夏之中衛，清水營平虜衛吉能所部市焉。海西并朵顏三衛在廣寧開原寬酋在永奠堡，丙兔同臭定着力兔大成在甘鎮邊外夷廠賓兔一枝在莊浪，炒哭兒台吉克太阿不害并喇叭在甘肅扁都口。每市不過二日，或令簡禦防撫，或以叅將親壓，或給印號懸牌以杜奸萌。或築高圍墻以謹出入，或同時並開以防影射。或禁冒入市場以絕交通，載在令甲者犁然備矣。夫貢有定額，賞有常數，緣貢給賞，豈與金繒頻投者比。顧夷狄不可以人理測，彼三衛非屬夷乎。宣德中去犁庭之威未遠也，猶且貢不時至。況在於今，兼以北虜跳梁，強者結婚姻，弱者屬部落，狡黠又當何如者。今日缺貢，明日補貢。

今日革賞。明日補賞。塞上之口血未乾。胡馬之嘶風踵至。火真瘴撥。妖氛相尋。豈能必並並稱臣。勿貳哉。搏弄虛文。體統謂何。不思患而預防之。待其滋蔓。蔓難圖矣。以今觀市事。大有衅孽可慮者。各鎮市易。雖有定數。戎心無厭。求增撫賞。稍加裁抑。語輒不遜。所得貨幣。悉歸酋長。衆夷垂涎側目。爲日已久。脫或爭利。市場變生。倉卒。酋長不能制。或陽制而陰縱之。亦狡虜常態。在管夷狄。能爲中國患。彼來殺掠我人民。我亦常得首功。彼來劫奪我財物。我亦搗巢趕馬。利害大略相當。自貢市以來。虜有歲歲之入。而我祇得欸段皮骨。不堪載乘。反瘠我以肥虜。安知其不包藏禍心。觀釁以動乎。虜因欸之暇。猶射獵爲生。日蓄其剛心。猛氣。我欲示招携。盡撤防禦。虜幕中名爲筆寫契者。多中國識字之流。機械駟贖。趙全餘黨。丘富等。猶居板升。走邊通事之人。時入我鎮。城窺我帑藏。假令我之兵力。果能制其死命。却其市而並挫其強。豈不張中國之威靈。獨計我軍士月糧。尅於椿朋。苦於守支。新餉之招募未完。舊旅之武服未練。倘一執罷市之名。是信自我爽。實生戎心。誰與決雌雄。擊鼓間。咎人謂互市如養癰。誠善喻也。維今之計。要在修戰具。實元氣。彼以欸來。我以賞往。而貿易如故。彼陽順陰逆。我聲罪致討。而閉關謝絕。欸可也。戰可也。是謂制虜而不制於虜。稽之邊方。未有不能戰而能欸者。揆之夷情。未有不喜欸而喜戰者。顧欸有欸之時。戰有戰之會。審時投會。乃得之矣。何謂謹間諜。嚴烽燧。孫子曰。凡

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晉漢楚相距滎陽陳平縱千金行反間卒破楚宋張亢守麟州謀知元昊無備即夜部禁兵襲擊琉璃堡破之古之料敵出奇者皆用人為間使覘敵堅瑕然後議戰議守則不待兩軍相當而勝負已決於胸中矣今無恃虜不我乘而恃我無可乘無恃我無可乘而恃虜不敢乘我我乘虜要用術以間之或以我間虜或以虜間虜以我間虜者我中國人民有習知夷俗譯胡語審其果譎詭奇變而無傾陂反側則不吝賞賚任其出入有聲息即謀聞以虜間虜者若三衛夷類狡獪翻覆雖以我情輸虜而援為剽偷亦嘗以虜情輸我使我得預防故迫之則

敵使為虜信之則墮其計善馭之狙詐作使如虜本欲東掠而佯言西擊我則預偵其東向之情而晨芻糜食以備之東如虜本欲以精騎後襲而佯以老弱列前行我則逆探其掩襲之情而設奇按伏以截其後往往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如弄嬰兒股掌上而機若環轉迅若電發至於斥堠戒嚴則有總戎威繼光傳烽法在其法每於墩臺空心臺處所大約相去一二里榔鼓相聞為一墩每墩設軍五名墩之相去惟以視見聽聞為準不相間斷近臺者聽守臺百總調度不近臺者聽信地百總調度烽號賞罰立為哨守條約分給官軍習學遵行每一提調下各設把總二員每一路各設傳烽委官一員係南方人以其機利素習也凡遇賊馬所向之處該

敦舉烽左右分傳瞬息千里各路兵馬見烽卽行收拾
器械或應速發或應候報或應赴邊者分投趨赴戰守
全鎮邊牆一體警備軍士乘牆晝夜罔懈禦備旣速馳
援不悞至今讀其傳烽歌猶令人慷慨有餘慕焉誠倣
而行之則以我四路應敵之兵當彼千里趨利之賊必
且挫衄豈能善其歸哉內治旣修威稜自振疆國請服
弱國入朝誰敢有逆我顏行者抑聞之守國者根本欲
培藩屏欲固今日之急在各鎮當罷卅稅在遼東當保
朝鮮夫卅稅之使塹堙山谷剝削膏脂決裂邊防荼毒
邊民遼陽全陝益以恣橫至逐帥臣請鎮守瀕海千里
之區秦中四塞之國一或搖動羣鎮皆動土崩瓦解莫
可收什惟口賜億龍安人心固疆圉今日第一義也朝

鮮連年被倭李昫結款之請情涉齷齪清正上通之書
語多侈慢計在思患預防勒兵屯守若彼狡焉思逞則
命將出師直搗對馬令片帆不返如嚮者劉江之捷則
保朝鮮所以保遼東遼東安各鎮無抗捏矣況先聲奪
人又有以膽落羶裘者乎難者曰東陞之有朝鮮猶西
陞之有哈密朝鮮可保哈密獨可棄耶噫此往事之不
可悔者也若朝鮮則勢猶可以自完屯兵海島卽成藩
蔽況哈密旣失猶有海上諸虜可結以恩收寘近境西
制土番北制瓦剌令職西域之貢苟朝鮮失守東連日
本接琉球茫茫大海順風揚帆直抵鳴綠剝床之憂實
中遼左誰爲我分緩急者又烏得與哈密例論也噫桑
土當徹履霜當戒幸毋曰孛酋授首於寧夏楊么殞命

第二遼東山海關圖

遼故航海屬山東自金州旅順口
達登州新河開計水程五百餘
里海中島嶼相望遠可百里近
止數十里舟易停泊先年山東
歲運以給遼豐歉兩利因海島
亡命為患始設嚴禁萬曆二十五
年來議海運餉東征其禁稍弛
復設遊擊于旅順以防海

朵顏三衛故執丹種始為元良哈洪武中
為蒙古所抄乞降為置三衛東起廣
寧前屯抵喜峯近宣府曰朵顏自
錦義度遼河至白雲山曰泰寧自黃
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已靖
難元良哈有功因以大寧界之授官置
衛每歲貢賞不絕石塘古北曹寨馬
關松棚喜峯太平燕河樓頭石門皆撫
賞之處後部落日眾朵顏遂強陽順
陰逆時為虜導導住牧喜峰口邊外
會州青城諸父附青把都部下三衛
夷共二百七十枝酋長昂昂以黃
狐狸諸夷及夷婦大小嬰只益可
寺號為六兒而長昂尤特

第三薊州鎮圖

薊其為京師左輔國初宣遼
聯營時三關屬內地自大寧內
徙三衛營於遼東薊州分三路
轄以三協東近遼左中設關口西則
內設營平外扼曹塘潮古廣成而
後特設督臣駐節密雲與鎮薊
控制東起山海關西至大水谷抵
昌鎮慕由此邊長一千餘里外
西北青把都大慶共趕免等利各
住牧 遼山海關石門燕河武邑大
平曹塘松棚馬關塘子曹家古石
塘黃口大毛三共院界嶺青山林林
口容崖嶺嶺善家口木家谷等處
洪山羅文大安口寬相黃庄將石鎮
虜關吉家庄黑河關司馬臺河
川白馬關大水谷俱極衝

遼東境外三程虜一魁猛可一虎喇哈赤
專為難子遼西今為罕安添添其高



第六大同鎮圖

大同古雲中地
 國初於鎮城外分中東
 西三路設大造二邊
 打虜自東勝曲西則不
 守雲川玉林內遷重
 邊盡為虜窟而
 增築鎮邊殺胡
 角一帶增置雲固雲
 陽諸堡東西聲援
 三雲形勢始壯東
 起天城抵宣府鎮
 西陽河界西至井坪
 抵山西北樓口邊長
 六百四十餘里境外
 順義王并把都那吉
 杜力良兀慎擺腰五
 路台志寺部落往牧
 查天城平遠新平保
 平守口靖虜鎮邊鎮
 川鎮羌得勝拒門助
 馬拒城破胡殺胡山



第七山西鎮圖

山西諸鎮內地自虜北據東勝而西衝河套而
 偏老震雁靈入則由代崞而下偏老潰則由保河深入故辛丑
 壬子甲寅丁卯屢犯邊患 東起北樓口抵大同并坪西至
 娘灘過河抵延綏黃甫川邊長二百餘里境外虜酋
 拉力良寺部落往牧 查北樓口樓子營神池老營堡
 草梁山合河水泉曲偏頭關俱極衝
 順義王虜中呼安難字其先元裔引治間有小王子因瓦
 刺西徙与去魯番相繼 殺其子歹顏罕亦稱小王
 子有十一子長吉素次俺答其子黃台吉即辛愛善
 分部河套俺答往牧開平上都等處其子黃台吉即辛愛善
 用兵嘉隆間數寇宣大蔚遼及俺答孫把漢那吉因念
 乞降俺答求之 縛趙全等八人以贖復貢馬稱藩遣使奉
 冊印封俺答為順義王 勅建歸化城弘慈寺在宣府市
 于張家口大同市于新平守口得勝堡山西市于水泉營住
 牧大青山曲州難俺答死黃台吉嗣台吉死拉力良嗣 世納款
 其部落分爲東西哨有六枝一順義王拉力良并素蒙台
 吉一設克炭台吉一元慎打兒漢台吉一擺腰把都兒台吉
 一青把都白洪大台吉一永都卜大成台吉等皆統于順義
 板升自豐州灘以西至黃河三百餘里皆
 板升所據自趙全伏誅後其餘黨丘富
 牛居之今屬怡台吉分部



第八延綏鎮圖

延綏古上郡地 國初築東勝等城戍守河外自己
已失守於師入據套內始議徙鎮榆林城遠在絕
塞肩背受敵神木以東掘河為守神木以西崔羅道
北甚自鎮靖寧塞瓦植梁定邊等處川原平曠直通
虜巢東起黃甫川過黃河抵山西偏頭關
西至定邊堡抵寧夏花馬池邊長一千有餘里
境外套虜子孫視兒都司等部落住牧 查神木
黃甫川孤山高家堡鎮靜舊安邊清平寧塞保
寧波羅榆林城清水永興及山威武懷遠磚井
靜邊柳樹澗大柏油柏林俱極衝

河套即秦所取匈奴河南地也東至偏頭
西至寧夏三面阻河南鄰邊東西幾二
千里南北八九百里河之北三受降城受降
城東為東勝已已之變東勝失守火篩
遂南掠因知河套所在入據其中嘉靖
間吉業分地河套當關中最饒分三
部兵所稱視兒都司也吉業死其子板
不孩不及兒台吉嗣令酋長切盡黃台
吉失兔莊亮賴着力兔宰僧分部擁
衆時為延寧患萬曆二十九年
詔許復款貢市如舊

延綏寧夏固原鎮圖

寧夏古朔方地東南距河西北倚賀蘭山 國初虜遁漠北患在
河西頻年虜據套內患在河東由平虜至花馬池三百餘里尤甚
虜入則西窺寧固南窺慶陽故每歲督府移駐後衛防秋中衛
僻處西隅數苦山後之虜自松山恢復循索橋而上築城固守直接
鎮番虜患稍息 東起大鹽池抵延綏定力界西至
石空寺抵固原黃溝邊長一千八百餘里境外
東係虜酋黃台吉西係力兔宰僧黃婦捨打
河苦的大鉄雷合落赤赤部部落住牧
查中衛花馬池平虜廣武武王泉橫城
石空寺清水安定大渠俱極衝

固原舊開城縣地 國初虜遠塞外
所備只靖虜一面弘治以來寇患始立
州衛設總督屯重兵稱為重鎮迨
通六千餘里地當四衝自設臨洮而
西無海虜之虞聲援易及自復松
山而北無虜警城堡相聯 東起蘆
溝抵寧夏石空寺西至靖虜抵
臨洮蘭州會寧界新疆東北大
小蘆塘抵臨洮三眼井界



延綏鎮圖

寧夏

固原

延綏

第十臨洮鎮圖

臨洮古吐番地皋蘭南時黃河北遠
舊屬固原相去千餘里萬曆二十三
年議設鎮守專制西陲半壁凡蘭
河洮岷階文成隸之屹若巨鎮自松
山新闢拓地三百餘里築城堡屯
戍相望金城以南蘭靖涼永堪
保障 東自會寧抵固原靖虜
西至弘化寺抵甘肅鎮莊浪界迤北至松山永太川
邊牆迤南由黑城子至洮岷抵四川松茂界境外北
有松虜流虜南有海虜往來住牧餘係各番族
查紅水河洮岷岷德俱極衝

松山東扼黃河北阻賀蘭西亘莊涼南綴蘭靜延袤千
餘里其地故屬漢唐宋倫于夷至我 朝三犁盡有其地
設立河西五部隔絕胡虜翼護羗夷保障兩河所恃大小
松山以斷匈奴右臂自隆萬間款市日久招致賓客攜
第着力免宰僧子阿亦免額勤華麻記塔僅不浪盤
慮其中於是就近築邊學額內屯牧墳地及三層墩臺
盡棄之莊浪僅成一線萬曆二十六年出兵恢復下築
戍守固大小蘆塘等處屬固原紅水河三眼井寺
北臨洮阿城鎮大靖城土門兒寺等處屬甘肅自黃
河索橋至土門長四百里而蘭靖莊浪千四百里俱隸內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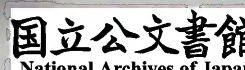
第十一甘肅鎮圖



越志橫肆蹂躪。幸而天褫厥魄。國且內變。撤兵東歸。獲延李氏如綫之祚。匪我兵力果能制其死命也。乃今偃甲未幾。而沿海諸烽。又以變告矣。語曰。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安厝火於未燃。怡處堂而無策。善謀國者。必不其然。竊爲博採羣謀。參以芻蕘。請得盡言。而無諱可乎。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己不知彼。百戰百敗。夫倭自辛卯。狡焉與戎蠶食屬國。而我且仗義聲討。徂遏狂鋒。然而始議。援已乃議。封已又大發兵。議勦再尋干戈。而所損中國士馬。以數萬計。所費中國帑藏。以數百萬計。彼卽不能終有樂浪玄菟之墟。亦旣相載以厭所欲。而玩中國於股掌矣。今之駭視倭者。或曰。日本爲國。甲於東夷。依山負海。雄據五畿七道三島。兼有附庸之郡百餘。守不設險。自衛以兵。民俗輕生。習於戰鬥。則中國之卒弗敵也。長刀橫舞。一躍十步。烏銃精孰。百發百中。弓長矢巨。近人方發。鈿鎗不露。竿突忽而擲。則中國之技弗敵也。足智多謀。設奇盡變。衝陣必因人先動。動而後突入。每乘勝長驅。戰酣必四面伏起。突遶陣後。令我軍驚潰。或以斂跡爲進取。或以張揚爲逃遁。則中國之將弗敵也。乘汛走舸。疾於風雨。搗虛擊懈。幻若鬼域。沿海萬五千里間。若外島若內港。彼無所不攻。而我無所不備。則中國之舟師弗敵也。是則然矣。而不盡然。夫倭雖強。計其三十六島之衆。戶不過一十七萬餘。課不過八十八萬三千三百有奇。曾不足當中國數大郡。彼卽簡銳而來。聞止薩摩州之徒。獷悍健鬪。他且

勇怯相半亦僅僅數萬衆而止耳。于以當中國全盛之兵力。則其數不勝。此其不足畏者一。我之救鮮也。萬里奔波。倭爲主而我爲客。若其入寇。則衝波歷險。棲泊外嶼。如許時。乃始窺犯內境。海若之所驚漂。風霧之所摧撼。卒未得蘇。而我且以逸待勞。坐乘其憊。此其不足畏者二。倭慣用伏。長於陸戰。若當海洋。則其舟甚小。可掣而沉。且隨濤震蕩。難使火器。而我以福船鷹船衝其鋒。海滄艫。關其力。擊以發煩。扼以陸兵。曾未登岸而氣已靡矣。此其不足畏者三。倭自海外裹襖而來。多則足支兩月而止。計惟因糧于我。乃克宿飽。我誠堅壁固守。在在隄禦。令進無所掠。退不獲歸。夫先自餒。急擊勿失。固可困而縛也。此其不足畏者四。况倭有鋸刀火銃之

長。而我亦有大旗狼筓之禦。倭有蹲伏跳躍之勇。而我亦有騎步夾擊之威。倭有以寡擊衆之能。而我亦有十圍五攻之力。倭之不能遽得志於中國也。明甚。而迺或戒疎於衣衲色。變於談虎。斯亦懦而闇於計矣。大抵國無常強。無常弱。能自治則強。不能自治則弱。駭倭以爲巨敵。而張皇失計者。非也。玩倭以爲么麼。而泄沓忘備者。尤非也。試以往事籌之。前代無論矣。卽我明興初。亦未嘗有海上備。至洪武二年。倭寇山東。寇崇明。又寇惠潮。乃命行人楊載齋璽書諭其國王。良懷。良懷乃遣僧祖來貢方物。三年。寇山東。轉寇浙福。旁海諸郡。五年。寇海鹽。澈浦。温州。我始令浙福造海船防倭。六年。遂以於顯爲總兵官。出海巡逐。未幾復寇。我登萊。七年。



實用紀略卷八
高皇帝之為此遺謨匪直治以不治抑亦深惡夷情之與通載在
祖訓有云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為不祥也

高皇帝之為此遺謨匪直治以不治抑亦深惡夷情之與通載在
祖訓有云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為不祥也

非廣寧斯役禍固不止也。顧夷終猾獍。時時拏舟載方物戎器以來。遇防守嚴。輒陳方物云。入貢。卽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請俯順夷情。主客輒爲條奏許貢云。不爲例。得宴賜市易去。後再至。亦如之。伺無備。持戎器出剽掠。殺擄亦滿載去。無問得間不得間。無不得意去者。正統中。犯桃渚。入大嵩。焚殺甚慘。下防倭之令。而邊嚴。嘉靖中。貢使相挺起爲變。詔諭乃得解。已禁市舶。而中國大猾入據海島中。聚衆自衛。以財物役屬倭。惡少行海上。爲亂。稱船主。蓋自十八年。金子老。李光頭始作難。勾西番掠福浙。二十二年。許棟乃與合踪。通日本。據雙嶼。港歲爲浙直患。棟固王直故主也。二十七年。光頭棟俱就擒。子老先已遁去。王直乃復據舊巢。稱雄海上。於是

併陳思盼等大引倭衆。分寇浙福。破我昌國。而貪心益熾。東南無歲不苦兵矣。則有鄧文俊。林碧川。沈南山者。起而寇浙直。蕭顯者起而寇太倉。陷上海。鄭宗興。何亞八。徐銓。方武者起而寇閩廣。旋於三十二三年間。次第就戮。而徐海則又出矣。海乃通日本。率和泉薩摩肥前肥後。津州對馬等倭。寇我乍浦。拓林。用陳東。葉明爲羽翼。亡何海破滅于沈庄。而陳東則又得志矣。復通日本。率肥前。筑前。豐後。和泉。博多。紀伊等倭。攻我金山。崇明。青村。上海。亡何東破滅于乍浦。城南。而葉明則又得志矣。復率筑前。和泉。薩摩。紀伊。博多。豐後等倭。掠我乍浦。新塲。亡何我兵生擒之。明死。又有洪澤珍者爲患于漳泉興福。嚴山老者爲患於月港。許西池者爲患于廣東。

皆通番巨寇也。三十八年澤珍爲我叅將黎鵬所破。山老遁去。西池尋亦溺海歿。是歲王直以總督胡宗憲誘致。乃得

旨伏誅。而海氛頓息。嗣是又有蕭雪峰張璉合屯大埔。攻和平。大金謝老巢南灣。入安溪掠漳泉。旋亦殄滅。此大盜十四踪之最著者。至隆慶間。零倭時從。賊首曾一本。寇碣石等衛。以致敗將周雲翔等叛。與合。已乃勦定。然亦不能越粵而他爲患也。大抵倭譎而貪。最善窺敵。伏而伺釁。乘便乃攫。順逆何常。惟我是視耳。往以邊吏弗戒。闌入內地。偶一得利。轉引滋蔓。其後我兵稍集。聚而殲。旃猶之乎懷。襲之盜蠱也。我雖被螫。彼亦尋斃。時獨無狡焉。雄圖者爲之謀主。故易與耳。乃今則何如哉。今

之倭。夫非王直徐海之倭。而家康清正義弘之倭也。竊惟平秀吉以海嶼孤踪。起而篡三千年一姓之國。身旣鬼籙。而藐孤晏如。猶能壓羣雄。而使之不敢動。襲人國而走其主。臨之以天兵。而氣不摧。吉雖亡。而其諸爪牙黠酋固無恙。卽如邇者清正遺金軍門一書。悖驚轉甚。兵法無約。請和爲謀。彼非誠愛中國而歸我。逋人又非誠慕中國而誘我。通好毋亦陽示誇喝。陰窺虛實。且以爲他日之兵端故耳。則備之不可不早計也。夫倭奴之入寇也。其出海海路有三。曰薩摩州。五島。對馬島。舍是無他便矣。倭自肥前西懸。曰平戶。

東西海面十里西北至博多海面四百五里。平戶之西卽五島。泊乃日本西境之盡處也。過此西行。越五六日。四望無山。直抵陳錢壁。北爲多藝。爲伊岐。下此島與薩摩州相去一千五百里。

橫直皆七十里至對馬島橫三百里其西北至高麗也

必由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二日南至琉球也必由薩

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船則獨由博多開洋因舟造

於博多故也倭既出日本洋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

薩摩州或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

廣東東多則犯福建彭胡島分船或之泉州等處若正

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視風之變遷東北

多則至烏沙門分鯨或過韭山海門閘門而犯温州或

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經大塘蛟門犯象山奉化由東西廚

入湖犯昌國浦關犯台州入松門諸港正東風多則至

李西巖壁下陳錢分鯨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過山兩

頭洞三姑山入蠅浦則犯紹興之臨山三山過龍山觀海犯錢塘

過大小衢徐公入龍潭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南過馬蹟

犯太倉過馬蹟潭或過南沙而入大江過茶山入瞭角

山而犯瓜儀常鎮若在大洋而風歛東南也則犯淮揚犯登萊

過步洲洋亂沙入鹽城口則犯淮安入若在五島開洋

廟灣港則犯揚州再越而北則犯登萊

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其趨遼陽天津勢必由

綠水大洋過朝鮮越旅順黃骨島始得望天津直沽此

倭奴入寇之路也倭船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

候不常屆期方有東北風多日而不變也過五月風自

南來倭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

自西北來亦非倭所利矣故防春者以三四五月為大

汛九十月為小汛二汛之備自嘉靖告變以迄于今似

亦以次增飭據今沿海郡縣備倭大鎮有廣東福建浙

江江南淮揚山東薊遼凡七各有督撫重臣總軍務又有專勅臬臣備兵事有總鎮大將軍職調度又有叅遊備總等官司哨守而諸所防禦事宜亦畧可得而紀焉以要害之分守者言之在廣東則有東中西三路東路扼全粵之上游則於柘林設把總哨至猪頭礁與碣石會碣石設把總哨至大星洋與南頭會而惠潮則有叅將之設南澳又有漳潮副總兵之設中路防省會之大洋則於虎頭門設把總哨至三角洲與廣海會廣海設守備哨至黃麋門與北津會而廣州則又有海防叅將之設西路遏番賊之突入則於陽電設叅將哨至赤水洋與白鷓會白鷓門設把總哨至海安港與潤州會而潤州則有遊擊營廉則又有副總兵之設瓊州白沙寨則有把總崖州則又有叅將之設所以備粵寇者如此在福建原有水寨五一曰漳州銅山寨領以把總南哨至洪淡巡司北哨至東鎮洋又於舊轄玄鐘所增遊兵寨設南澳把總領之分哨雲蓋寺走馬溪等處而聽節制於漳潮之總兵一曰泉州浯嶼寨領以把總南哨至舊浯嶼北哨至大岞山而又特於南路設副總兵兼轄起祥芝直抵廣東界之信地一曰興化南日寨領以把總南哨至金沙澳北哨至蘇澳與海壇哨會乃海壇則又增設把總領遊兵分哨觀音胡盧等澳以爲小理之南藩一曰福州小理寨領以把總南哨至白犬山北哨至西洋山與烽火哨會而又特於中路設叅將兼轄起濼灣直抵泉郡祥芝之信地一曰福寧州烽火門寨領

以把總南哨至小西洋北哨至官澳會金盤兵船十隻
協守而又特於北路設叅將兼轄起福寧直抵寧德縣
廉澳之信地所以備閩寇者如此在浙江有六總金鄉
磐石二衛設把總一南與福建烽火會哨北與松門關
會哨所轄溫州沿海延袤四百餘里而節制之以溫處
之叅將松門海門二衛設把總一南哨至蒲岐北哨至
昌國石浦港所轄台州沿海延袤五百餘里而節制之
以金台嚴之叅將昌國衛設把總一領本衛并在外前
後錢爵四所及遊仙寨而以南起石浦馮家山北抵南
湖頭爲信地定海衛設把總一領本衛并在外後所霽
衢大嵩中中左五所而以南起湖頭渡北抵管界巡
司及外海舟山爲信地觀海臨山二衛設把總一領寧

紹地方西自三江所東至龍山所延袤三百餘里及在
外金家壘爲信地而皆節制之以寧紹之叅將海鹽衛
設把總一則浙西沿海一帶起自鯨子門直抵金山衛
延袤五百餘里皆屬焉而節制之以杭嘉湖之叅將所
以備浙寇者如此在南直隸蘇松專防海常鎮兼防江
由浙而松乍浦以東則金山衛扼其衝於是有叅將之
設而若華亭之柘林上海之川沙窪賊曾據以爲巢則
各設陸兵把總屯守之由松而蘇黃浦以北則吳淞江
口當其吭于是有總兵之特駐劄把總之分哨守遊兵
把總之司策應而若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
賊舟可入處則各設水兵把總堵截之至於崇明孤懸
海中尤爲賊所必經之處特設把總一員駐竹箔沙營

而與營前沙之名色把總所領兵往來會哨。又所以巡視海洋而警報港口也。由蘇而常而鎮則于楊舍設守。備西與孟河堡之官兵相哨望。於圖山營設把總。西與永生洲新設之遊擊相聲援。又皆所以東堵江口而遙衛。留京也。所以備蘇松常鎮寇者如此。在淮揚江海淮三者並防。蓼角嘴之大河口突出東南。則設把總。沿而西若狼山爲通州門戶。則設把總。通州又全揚門戶。則有總兵之特駐劄。又西設周家橋把總以防泰興之衝犯。又西設三江會口把總設儀真守備以防內地之突入。其自海門而北爲樞港。則設守備。又自新插港轉而西北爲鹽城。則設守備。又西北爲廟灣。則設遊擊。以防東海一帶各港岸之登犯。渡淮自雲梯關以東爲東海守禦所。則設把總以協防賊由海入淮之路。又於揚州設陸兵營遊擊以待調遣。所以備淮揚寇者如此。在山東登州凸臨海上。東南北三面並防。萊州青州亦二面臨海。故青自贛榆界而東於安東衛設守備。分哨至萊之高密界而止。萊自古鎮巡司而東於靈山衛之沙溝設守備。分哨逢猛以西之海口。又於卽墨縣治南設守備。分哨浮山以東之海口。又東則於登之萊陽大嵩衛設守備。又折而東北。則於文登設守備。以協防東南兩面之險。又折而西北。則於府治之北特有副總兵之駐劄。並設水陸兩遊擊。分扼港岸前哨。旅順以協防北海一面之險。又西爲萊之西北界。則設王徐寨守備。防守白浪新河等九海口。又西則於府治設遊擊南策。卽

而與營前沙之名色把總所領兵往來會哨。又所以巡視海洋而警報港口也。由蘇而常而鎮則于楊舍設守。備西與孟河堡之官兵相哨望。於圖山營設把總。西與永生洲新設之遊擊相聲援。又皆所以東堵江口而遙衛。留京也。所以備蘇松常鎮寇者如此。在淮揚江海淮三者並防。蓼角嘴之大河口突出東南。則設把總。沿而西若狼山爲通州門戶。則設把總。通州又全揚門戶。則有總兵之特駐劄。又西設周家橋把總以防泰興之衝犯。又西設三江會口把總設儀真守備以防內地之突入。其自海門而北爲樞港。則設守備。又自新插港轉而西北爲鹽城。則設守備。又西北爲廟灣。則設遊擊。以防東海一帶各港岸之登犯。渡淮自雲梯關以東爲東海守禦所。則設把總以協防賊由海入淮之路。又於揚州設陸兵營遊擊以待調遣。所以備淮揚寇者如此。在山東登州凸臨海上。東南北三面並防。萊州青州亦二面臨海。故青自贛榆界而東於安東衛設守備。分哨至萊之高密界而止。萊自古鎮巡司而東於靈山衛之沙溝設守備。分哨逢猛以西之海口。又於卽墨縣治南設守備。分哨浮山以東之海口。又東則於登之萊陽大嵩衛設守備。又折而東北。則於文登設守備。以協防東南兩面之險。又折而西北。則於府治之北特有副總兵之駐劄。並設水陸兩遊擊。分扼港岸前哨。旅順以協防北海一面之險。又西爲萊之西北界。則設王徐寨守備。防守白浪新河等九海口。又西則於府治設遊擊南策。卽

墨北應王徐而西與青州之聲援接又西則於青州設
遊擊南策安東北守唐頭營一帶而西與武德二守備
之聲援接所以備山東寇者如此在薊遼自天津東抵
鴨綠沿海二千餘里並置守衛爲京師左翼故自大
沽海口宿重兵以副總兵領之特專防守而陸路既設
守備水兵則又設遊擊自寶坻之草頭沽抵豐潤之黑
雞坨各以入衛兵派守而又有西協兩營騎兵及新設
密雲海防遊擊之兵爲應援自灤州之蠶沙河抵山海
之石河口各以營軍并班軍派守而又有東協標下兵
及原設永平海防遊擊之兵爲應援凡以扼塞關右之
要害也關以外則以中前屯中後中右中左五所之
兵派守芝麻灣至望虎臺口之信地而應援則屬之寧

前協守之叅將又以杏山錦州松山大凌義州右屯鎮
武西平之軍派守筆架山至柳河口之信地而應援則
屬之鎮總左右翼之營兵凡以控制廣寧之襟吭也若
三岔以東則海蓋復金各以本營兵派哨海口又南而
旅順一口跨登接遼則守之以金復叅將哨之以登州
水兵遊擊而勢相犄角焉又東而九聯城以外則初鎮
江城設遊擊兵千七百特哨海上且北與寬奠叅將所
領馬步兵接而勢相聯絡焉凡以慎固鴨綠之右鑰也
所以備薊遼寇者如此以今七鎮守所督率之將士蜂
聚雲屯所城守之衛堡綦布星列北則輕車鐵騎夾水
軍而陳南則樓船水犀協陸兵而守居常旣資方畧於
軍門有警復重節鉞於總督所講訂海上機宜亦不可

實用編卷八
謂不備矣。然而諦觀自有倭備以來。戍日益增。而敵日益橫。議日益夥。而法日益弛。亦或謀岐於築室。而識疎於徙薪。又或義失於同舟。而計格於畫餅。則處今海上。宜增修之事務。又不無應煩前著者矣。且如瓊州四面環海。綿亘三千餘里。內防黎。外防倭。頃黎小訐。業勦定矣。惟是海賊李茂。既撫復勦。羣徒益橫。難捕而邇。且紛從採珠中。璫勾夷剽劫。守禦之方。不可後也。

國初設巡司於碭州。所以控扼海道。北捍高州也。正統間移入內地。致使碭州無兵防。是撤其南面之藩籬也。則修復誠便計也。陽江之海陵巡司。東有海陵澳。西有咸船澳。不畏四面風。常為賊船所潛泊。向無哨兵。不可不增議守也。望崗澳為新寧南門之外戶。要害地。屯兵防

禦。則左可以援尾山海之緩急。右可以翼寨門海之策應。不可不增修風汛防也。東莞洋之老萬山。海寇每每停泊。惟南頭西鄉捕魚柴船。知消息。則探哨宜急使也。惠郡有碭石衛。統五所。又有三守禦所。以扼海道。自設總督於梧州。乃調各所軍往守城空。此備彼。非計也。潮之柘林。為東路第一關鎖。向時戰船秋盡。掣泊水寨。賊搗虛之。謂何不可不築堡固守也。凡此皆廣東之宜增備也者。又如漳浦之島尾。南靖之九龍塞。溪龍溪之海門。晉江之深滬。獺窟。興化之沖心。平海。皆寇閩之要衝。而防之貴謹。連江係福郡門戶。即有小埕海壇之兵。為之衛。乃本縣至今未有城郭之設。則守亦奚固。而圖之貴亟。福寧州如舌吐海上。三面皆險。往設烽火寨於三

沙海面後乃內徙松山而外險失備矣須令官井羅浮沙哩南北中三哨羅江古鎮兩哨聯絡策應庶可恃爲福州之北藩也而籌之貴周凡此皆福建之宜增備也者又如金盤海外之備若大石頭山玉環山霓輿南龍山南麂鳳凰山凡五獨南麂輿闊大坐臨深海山外大洋別無山島賊自國初以來俱假此棲泊實巢穴之宜防者也松海之信地惟是健跳城三面峻嶺東逼巨海而桃渚旣阻鳥道昌國復隔大洋恩援兵之未易達也計惟一報警卽調海門關兵船抵所城東海山內設伏以邀擊之則萬無一悞也昌國海中之防凡十有五處而八排門輿多腴田韭山正對日本牛欄基逼近石浦則又南北中哨之尤要者也定海之舟山故縣址也中爲里者四爲輿者八十三五穀魚鹽之饒可食數萬衆賊所必窺以爲巢海大港多而哨船不多奚以禦之失此不大集兵屯守非所以壯寧紹之外藩也則舊制宜復也臨觀總守海岸者七守海港者八惟是三江港省城第一關鎖而烈港尤入臨觀之要境則其險宜據也海寧總守海岸者十守海港者三惟是西海口南通大洋北近平湖係浙西之咽喉本港口海塗高硬潮水長涸不一船難繫泊議爲開濬建閘將各兵船浮泊活水遇警出勦斯預防之計也凡此皆浙江之宜增備也者又如上海之高倉渡沈庄塘周浦閘港閔行華亭之葉謝曹涇張堰等浦口懼賊一登岸而搶船之易渡也宜集雙塔等船以兵衛之長洲則連泖湖吳江則通鶯

湖吳縣則逼太湖懼賊入內地而突犯之甚易也宜於
勝墩并太湖近蠡里等處分兵守之江陰靖江之間居
恒盜賊出沒而沿江哨望僅存空墩南北邏卒不相聯
屬則巡江御史宜往駐其境時整飭之京口要區城逼
山難守宜積粟廣城以厚鎮之凡此皆蘇松常鎮之宜
增備也者又如通州乃賊登狼山之所必窺而戍兵半
占於勢豪若之何勿清查乎呂四餘東等場乃大河通
州掘港三路之援而居恒又多鹽盜若之何不更練民
兵備緩急乎海安鎮當六路之衝爲揚泰襟喉若之何
僅以數邏卒爲備乎廟灣以西若北沙馬邏二鎮兵皆
單弱而柳樹灣又僅通淮安一線若之何可無扼吭之
重兵乎凡此皆淮揚之宜增備也者又如東省沿海夾

倉等十九巡司其墩寨與衛所烽埃鱗次繡錯俱有協
防之任而弓兵爲數殊儉不可不議添置也膠河自麻
灣抵海倉口故大渠便漕復便屯而惟是陸家村至分
水閘一帶崗鈎石爲梗鑿此成渠誠萬世一大利也六
都司所領班軍二萬一千五百有奇畱若地可屯可守
況其聚則恒懷跋扈之志孰與分布沿海之猶資一臂
乎則不可不罷番上也登萊之島嶼不設險以朝鮮爲
之蔽耳項鮮且岌岌矣曷不亦如浙直之廣置遊兵且
以防島民之橫決且以遏外寇之窺伺便計也凡此皆
山東之宜增備也者又如自薊以達遼近議各路共設
戰哨等艦以五百五十餘隻計設大小車輛以千七百
計設大將軍虎磚佛郎機鳥銃等火器以萬計他戰守

具且稱昇而未覩果無虛額則綜核不容或踈矣。甯綠江西之鎮江地方遼曠兼有虜患顧此失彼且當援鮮餉道要害議為特設鎮道控筆夷關局聯水陸軍為登萊左輔而未覩奉有成命則疏請不容終已矣。凡此皆薊遼之宜增備也者。夫兵詭道也。戰危事也。百處守之一處失之容以一失開百憂。千日防之一日踈之容以一踈墮千慮。況典戎事者實難其選而往。藉知兵以獵進假用鉞以倖功敗則庇託於奧援勝亦勢岌於孤注。自晉已狹無足怪者。蓋當嘉靖之季倭為祟且垂二十年始以我豪貴負番賈直挑之釁。會官邪政亂民迫貪酷挺而走險為倭導餌而亂遂滋熾。上屢震怒逮浙江撫臣朱統已又逮應天撫臣彭黷屠大

山統故方勁仔勞怨嘗言去外夷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盜易去中國盜難。竟以誣詆憤悶死。乃遣工部侍郎趙文華出禱海神。且視師時則提督兵尚書張經在江南有功為所構陷。都御史李天寵以胡宗憲排奪其位皆得罪死。西市人且重足憂不在倭而在讒。蓋至文華再出督括官庫警斂富民調狼達兵極四遠公私枵然煩敝而中國盜大起。其後朝政改紀東南困海患久成憤習兵諸大帥俞大猷戚繼光劉顯之倫競忠力自奮而始靖。當事棘時天下非乏兵若餉也。又非盡無熊虎堪任將帥之材也。然而迄多歲而膚功未奏。此無異故寵賂章而蒙蔽滋多。任用非而賞罰失實。甚且監軍督察日遺日煩。計惟分謫避譴孰肯盈庭執咎。其

幸而定。惟是徵靈於廟社而

主德嚴明。三尺無假。故終有濟耳。然而近在東南。徼而功罪之未易核真。已如此矣。若乃邇者朝鮮之役。衆爲政而議益大譁。蓋至今紛然靡有定評。試據所聞縷舉之。談者曰。鮮爲國箕子。故封俗尚禮義。豈爲我不侵不叛之臣。與隔衣帶一水。東藩攸賴。倭窺鮮。窺我之漸。勢不得不爲疆場憂。蓋始時我實易倭。而僅以三千人往援。旣遭蹶。乃命宋經略應昌。率李大將軍如松。提十萬師以往。平壤之捷。倭避我銳。而陽且以和緩我。我因而誘之。奪其城。柰何。膽一震於碧蹄。遂亦以和自緩。令得添兵運餉。弄我於股掌之上。則始事之失計。而誤中狡謀也。比封事一敗。正使遁歸。石大司馬星且獲罪。乃始大

出兵致聲討。而邢總督玠揚經畧鎬。復率李大將軍如梅等。集水陸師十萬以往。稷山一勝。水源番勝。青山三勝。業已稍振我軍之氣矣。未幾而南原覆將蔚山喪師。令倭獲盤據全慶之墟。犄三路以當我。則中事之失計。而兵鮮勝算也。又其後秀吉旣歿。倭將遁矣。亂可乘也。怠可擊也。乃中路攻城無策。發煩自焚。彭信古實階之禍。而我又不設老營。不張左右翼。倭爲蝴蝶陣。十八人躍而前。我師大北。已乃贈金幣助之歸。卽有海上一捷。蓋亦得不償失。而竟令得志去矣。則終事之失計。而局倖苟結也。夫朝鮮之爲國。雄據八道。兵勁食饒。原自不乏。禦備之具。乃對馬一島。猥於天順年間。輕割以資山城。君出亡之弟。周以粟帛。致爲歲例。猶之乎啓局以揖

盜而又釜山僑居互市之倭不設防閑山各島堪戰之舟
 師不多練抽丁裹糧以素未習之兵負重而戰敗道也
 而不為戒奴丁幾十萬衆每憤憤掉臂可恩威用也而
 不為收竹嶺鳥嶺一帶峻巖紆邃道不容騎窮日無棲
 可關可隘固王京以南天險也而不為扼兵變之後田
 里蕭條有可耕之地無其人而不為撫若然者鮮始不
 自謀而我復不為鮮謀已事之疎也不及追也顧今倭
 雖去鮮果且急避我兵之鋒不復更萌跋扈之想而終
 不再逞乎我雖暫弛救鮮之担抑亦可以威力遙制倭
 而鮮終足恃我無恐乎竊以為陽為款順而陰計未消
 外若救寧而內憂方大則議兵議食議戰議守議將議
 法諸方略有不容不及及講求者法曰勢均以一擊十

曰走兵無選鋒曰北言兵之貴多且練也今海上非無
 兵也而各司防守勢不足當倥偬之用況以頻歲興戎
 而諸邊之精銳半為耗損一旦有急誰復能北支虜更
 南支倭令兩無乏乎則足兵為急而兵奚以足一曰廣
 團練一曰練壯竈一曰覈冒占一曰權調募蓋自兵農
 既分民率不堪衷甲而厚出募資以養兵兵恒苦不足
 而日驕民復病不給而日困獨計團練一法猶有寓兵
 於農遺意而曩議屢格不行者不云調遣失業則云糾
 聚妨農且也訓之不早有事乃旋練而旋用之其稱不
 便也固宜晉都御史王守仁鎮兩廣常以保甲兵一舉
 而破獠夷三十六洞而在嘉靖乙卯三店塘之捷丙辰
 仙居之捷鄉兵之宣力尤多夫誰謂土著之不任折衝

也乎。今誠定爲制。無論州邑在城在鄉。一應軍民人等。挨戶查編。十家爲甲。甲置長十甲爲保。保又置長。平居令嚴譏察。備非常。卽於每甲抽驍壯一丁爲團兵。衣甲器械。取諸若甲。集十兵令保長領之。集十保更擇足智勇一人總領之。爲一團。團置一教師。時訓以弓弩鎗刀。靶銃等藝。而縣尉則月一閱稽勤惰。府道則歲一閱定賞罰。民旣自衛。厥鄉官亦賴以應卒。合十戶而備一卒。曾何糾聚調遣之足病云。如此則在在有兵。人人知戰。而徵調不患其不足用矣。此之謂團練之宜廣也。先是漕運褚總督鉄疏略有云。江北五十七州縣總計民壯快手九千六百餘名。每名編工食七兩二錢。原爲防守城池捕緝鹽盜。乃今祇供有司差用。多以老弱遊棍充

數萬。一地方有事調遣。輒稱無人。徒費脂膏。養此遊惰。卽今倭警。若添兵未免增餉。增餉未免苦民。合責兵備行各掌印官。將本地民壯不拘馬步。逐名簡汰。老弱掄選精銳。督責操演。遇急抽取驍勇一半。調赴海上應援。卽以原派工食克月糧。上旣省招募之煩。下又免供應之苦。計可得精兵五千。又云。兩淮轉運通泰淮安三分司所轄三十鹽場。竈丁繁夥。皆長生海濱。素稱勇敢。嘉靖間倭寇入犯。多得其力。先經題准。選取三千名爲竈勇。每年三月初一防汛起。至五月中旬汛畢止。有警聽就近各營將領調用。截殺其工食不動。有司錢糧出自各場。包夫官錢經紀牙用。隨鹽賑銀扣支。餘月不給。今各竈率在场偷閑。而抽練祇虛應故事。合責原設千總

官逐一揀選着實訓練務要人人精壯足備衝突夫沿海諸州邑運司各場分誰無民壯竈丁奚獨淮揚可資敵愾也者藉令一一倣褚原議務得士裨實用則公帑不更費募資而沿海頓添兵數萬且也民壯一項在腹裏諸省原派防護地方者亦自不乏多人有司誠揀練如法凜奉監司約束無忒志居恒則巡徼有備內地無虞萬一以應隣省之檄總令一將領率而前亦實得壯士而用之孰與臨時召募驅市井以赴鬪之多蹶步乎此之謂竈壯之宜練也方今沿海伍士一爲額軍一爲軍餘一爲募兵尺籍與糧額具在可考也果令士無虛額糧不冒支卽或有單弱處所易整頓耳乃今則種種占冒耗糧缺伍弊且不勝窮詰矣卽如嘉靖以來淮揚

沿海揚州等二十五衛所旗屯二項額設軍士共三萬五千七百八十名有奇乃以承平日久操守俱弛豪右詭頂故軍名色冒支糧餉有一家多至百十餘名者前後大將軍懼不敢問問輒無不中傷以去此勢豪之侵占也卽一處而浙直閩廣等處可例推也又如寧紹溫台諸沿海衛所環城之內並無一民相雜廬舍鱗集豈非衛所之人乎顧家道殷實者往往納充吏承其次賂官出外爲商其次業藝其次投兵其次占役其次搬演雜劇其次識字通同該伍放回附近原籍歲收常例其次舍人皆不操守卽此八項居十之半且皆精銳至于補伍食糧則反爲疲癯殘疾老弱不堪之輩軍伍不振戰守無資弊皆坐此若乃逃亡故絕特其一節耳此本

管之欺隱也。卽一處而閩直山東等處又可例推也。又如將領以蝕軍爲恒套。領陸兵則浮增坐營軍辦名目以濫餼。而核之半歸烏有。領水兵則藉口更番出哨遠地以影射。卽至巧莫能鈎致。下旣挾上之多所奸欺。上復聽下之買閑自便。卽所部至累百千。而可資禦侮。十曾不能六七也。此將官之詭占也。又無不在在皆然也。須嚴爲令。勢豪有詭冒糧餉一名擬配。五名以上擬戍。十名以上擬斬。武弁乾沒與同罪。正軍老弱必更壯丁。軍餘精壯勿令避役。寧懸糧以募軍。毋虛軍以濫糧。實以稽查閱試之權。責成于直指。而嚴殿最焉。庶餉不加而兵可足。此之謂冒占之互覈也。方變之倏然而起也。一時額兵之數或不足。則必募募兵。又不足以當賊鋒之銳。則必調勢也。或者于募南北兵也。慮其易集難散。于調土兵也。又慮其難馭易擾。似矣。獨不曰馭得其道。狙詐皆作使馭失其道。狙詐皆作敵乎。往者平壤之捷。南兵實先登。有功旣食其賞。而總兵官王保又橫加誅戮。以重其毒。非盡募卒之悍不可制也。至于先年王江涇之勝。則永順土官彭蓋臣之功。清風嶺并乍浦之勝。及勦徐海。則容美土官田九霄九章之功。天下之兵。無論南北。無論土漢。旣以成聚。無不悍不擾者。顧所以馭之。謂何耳。我誠慎簡銳于始。若浙江處兵。江南沙兵之類。惟就本地方召募。稽其戶籍。令土人保結。聯爲什伍。法得並坐。彼卽以身從征。誰無父母妻子之慮。而甘爲戎首。以幸禍。必不其然。我誠關會該處軍門。若狼兵川

湖土兵之類。必令憲司一員。明示該管頭目。以漢法且加訓練。監督前來有僨事及生事者。罪及監督。彼土官世受。

國恩。夫亦自有家法在。而謂敢縱下以干戮。必不其然。慎斯以往。若募若調。安往不得其死力。自非然者。我實選之。無法帥之無紀。撫之無恩。而漫謂調募可盡。廢亦無異于因噎而廢食者矣。此之謂調募之宜權也。夫當兵之未集也。患不多。既集矣。患不練。古人用衆如用寡。練故也。方倭亂初起時。浙故未嘗有兵。卽浙兵亦何嘗有名乎。乃今譚勁兵者。率遜浙人之勇怯。豈以山川限。今昔殊哉。在上之人。振刷而作其氣耳。苟有以作之。甲楯三千。足以抗衡上國。越猶古也。不然。卽秦之銳士。齊之

技擊。燕趙之慷慨。又烏知今不異于昔所云耶。兵之所以不可不亟議也。是衛國之貔貅也。語曰。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貧。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以今征利紛拏。公私交困。問之太倉。而太倉竭。問之閭閻。而閭閻又竭。卒有師旅之興。卽金錢容可請于內帑。而有錢無粟。一日不可再饑。驅枵腹之衆。以當鋒鏑。矢石之交。其將能乎。則足食爲要。而食奚以足。一曰興屯。利。一曰平官糶。聞之國。非農不富。兵非農不食。昔諸葛亮屯田漢中。卽寬全蜀之運。鄧艾營田兩淮。率有十年之儲。古來贍兵強國。計無便于屯利者。自鹽法旣壞。諸邊屯政業難整頓。第就今沿海各空閑地。安在不可興農利。助經費者。蓋條議靡止一人。可採擇而行也。中書

趙士楨曰。爲今之計。無如招募南北丁壯。議屯遼左。永平天津登萊沿海拋荒地土。各處不下數百萬頃。歲入之租亦可百萬。且舉一隅而言。如寶坻東安豐潤玉田燕之督亢地也。故稱肥饒。緣五代淪于夷狄。秦蕪數百餘年。元末學士虞集曾議屯田以足元京之食。屯場遺址依然可尋。

皇上初年。兩經題請舉行。旋被破壞。非地難屯。種實緣舉行之初。未究蠹害屯政之故。使奸人豪右得以構釁阻撓。總督張佳胤。巡撫張國彥。兵備顧養謙之開墾也。玉田豐潤已漸就緒。未及議興水利。俱各遷轉。接管兵備朱衣。既憤不得保薦。乃顧養謙特舉叅將朱先善。後而先又慮不得脫身。適值邊口水發。堤岸坍塌。二朱倡言

於上。豪右希佔熟田者。乘機流謗於下。遂使三臣墜成之功。廢於一旦。昔年熟田爲豪右霸佔者。至今耕種尚可按籍而考。原任水田千總陳錄言之甚詳。繼是則有徐貞明墾水田之議。貞明儒者。不知南北土壤異性。耕稼異法。卽民間成熟旱田。亦強改開水田。民心不服。議論蜂起。坐致不終其事。良由一徧之見害之也。使當時相其流泉。度其土原。水田旱田並墾。南人北人互用。因地之宜。從人之便。月開一月。年拓一年。三事就緒之後。廣畜牧事。蠶桑求魚鹽之利。至今十有餘年。則北直山東沿海千有餘里之地。物產之饒。當不讓江南矣。此言北地之田之可屯也。濬海卽中樊兆程曰。淮揚荒土甚多。非甚磽瘠不可耕。卽如安東而下。直至贛榆。爲路幾

六七百里中間曠地不下數萬頃安東之大湖海州之
傳湖沫湯之桑墟湖贛榆之南湖各方廣不下數十里
土淖而地平俱可通利溝渠因渠以溉便成水田以時
藝種五穀歲可得粟數十萬石程爲榆令時曾於榆之
南湖召民劉德等立庄開種歲獲粳稻無筭徽之民見
今於此湖內開種獲利者甚多此有試而可行者况牛
力穀本各州縣俱有營田官牛三五百頭不等而數年
之所孳息未報者不與焉營田倉內所報穀數俱可覈
而取足者此須設一憲職官總率之擇州縣之廉幹有
心計者分理之躬自履行隨地墾闢精尋灌溉之源善
揣肥确之異設法召募留心撫綏或仍責之原設農師
或郡民壯弓兵所軍照屯田例分給募民墾之不一二

年間自有大獲粟種平時則以備河三之急需有事即
以足戎士之豐飽此言兩淮之田之可屯也籌海編曰
國初定海之外秀岱蘭劍金塘五山爭利內相仇殺外連
倭夷歲爲邊患信國公經畧海上起遣其民盡入內地
不容得業乃清野之策也趙工侍近奏令民開種以給
幕租若與此利金塘一山即可墾田數萬畝歲入米幾
萬石以玉環諸山計之每歲可得米幾十萬石大爲海
防之助但其患二故當道屢議屢止一是恐倭藉以爲
糧結巢於此一是大家爭佃秋糧難徵爲今之計須丈
量爲屯田召民耕種輸賦軍門耕者搭棚廠而居不挈
妻孥不得買賣逐歲更始如大家放租之法則官民兩
利而爭奪之患免矣官差石工伐山造堡海洋有警小

民避入賊知堡中無子女財帛自無結巢之念矣此言浙中島嶼之田之可屯也參將黎國耀曰閩中有人可耕而無地粵中有地可耕而無人嘗觀漳郡力農者散處七閩溪山窮谷無處無之而挾農具以入浙之溫處者亦時有焉倘能設法招徠此輩如海南一帶空地分給屯種則十年生聚藉其人可以為兵入其粟可以增賦又參將江應龍曰墾田之法不獨可行於窮民亦當責効於營兵查得雷州附營一帶廣衍饒沃皆可成田諭令各兵并力合作漸次開墾計畝均分無事解甲而耕有警荷戈以戰則金城十二之便或可庶幾也此言廣中之田之可屯也天下之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以愚所目擊江左水田雖極腴亦往往不免風濤滄沒之苦

然而莫不出重資急築圩岸者良以捐一而博十不聞一壞而遂棄之也今誠倣諸臣之說見諸行事毋以小不便而中撓毋中細人說而中眩需以歲月責其成功將縮波而州之虞無不化募募為膏腴而粟不可勝用詎非度支之一大助耶此之謂屯利之宜與也抑又聞善耕者無窮民善治者無窮國積貯天下之大命也我誠慮天下之大命而時制其贏縮則亦可以妙運轉輸而濟變矣若夫今若八閩山多田少專倚鄰省糴粟遼方昔曾告急亦令赴糴山東然而不無生事於海上此惟官不為操其權而聽民自為計一出海必載戎器載戎器則變易生今莫若倣古常平倉法領以專官歲將無礙公鏹或軍士餉金預借其半當秋成穀價減少

之日無論鄰省或本省鄰近郡邑之大穰者多糴前來
謹貯之以俟春夏缺乏或散軍或糶與民大都瀕海諸
處故饒粟穀而水旱亦或時有土人善居積者往往乘
急射利官莫能禁今一制之自官則米價不壅農人不
傷城市充實緩急無恐時平則公家容獲資其贏歲稔
在小民且得資其賑先是臺臣徐栻不啻詳陳其便矣
誠簡公清之臣主若事稟奉三尺議其後則東南半壁
常獲捐有餘補不足而立於不貸之圃又胡脫巾之足
憂云此之謂官糶之宜平也嗟乎今天下利孔竭矣若
往者提編之法丁茲十室九空業已不堪再壞矣至於
香錢權皆羨金鹽課等項昔所藉以助軍興一籌者亦
復不克少資其用計非廣裕財源而時操贏縮之柄幾
至無策語云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庸詎可以無米而責
炊耶食之所以不可不亟議也是裕國之根本也方兩
軍之將合也變幻極於萬端而效生決於一瞬欲立不
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斯亦難矣况倭久訐習戰或且
猶挾屢勝之餘焰以徇我我即不難為應兵對壘角逐
所稱必勝之畧安在甚矣善戰之貴也而戰奚以善一
曰用夾攻一曰用長技一曰用間諜今之譚禦寇者必
曰水戰水戰必曰禦外洋使遠海果堪大出舟師逐盜
於郊原以毋貽門庭憂詎非計哉然而風潮有順逆旋
泊有便否蛟龍之驚觸礁之險設伏擊刺之難昔議多
以為未便乃鄭若魯則云哨賊於遠洋而不常厥居擊
賊於近洋而勿使近岸似矣然而於夾擊設奇之變亦

有所未盡也。凡兵有正有奇，有伏，或爲餌而先嘗，或爲應而後起，或爲游環而變化於無方，力若不必相假借，而勢實可以相首尾。斯善應敵者也。卽以浙論，如陳錢極遠孤山無壘，且水深不可下旋，馬蹟有龍窟難舉戰砲。大衢雖東面有壘，而水極震蕩易壞舟。說者以爲非戰地也。姑置勿論矣。若普陀金塘去舟山非遠，殿前洋山去崇明非遠。昔工尚書馬坤議欲大集戰艦，哨洋山哨普陀，以遏賊鋒。其策固未可盡廢也。何也？普陀乃賊禮佛換水之所，必登洋山乃賊由浙入直之所，必犯我誠於浙東以舟山爲重鎮，集水陸諸軍爲正兵，飭戰具於沈家門岑港等處，而奇兵則遠出普陀，伏兵則潛布洛伽山等壘，互爲聲援。往者叅將盧鏜，不於普陀謀搗巢乎？先一日遣諜覘之，傍無一舟，兵旣合，賊乃更出也。島之精銳夾攻我，我遂大衄。夫惟鑿賊之所以誘我者，反誘賊有正，必爲設奇，有奇必爲設伏。到處併力夾擊，勢如率然，或摧其銳，或散其踪，毋令闖入內地。倘或乘風旁逸，而我不及追也。務尾其後，爲他壘我兵之策。應總兵官則移駐近嶼，居中調度，常令賊背腹受敵，而我臂指如意，不出近洋，賊可殲矣。萬一者能擊賊而不能盡賊乎？又復有海岸控扼之正兵在，再督水兵登途，協戰勿遽卸擔於陸兵旁觀，以縱寇。則所稱節制之兵，不可敗者，非歟？以此推之，閩直等處莫不皆然。何有乎戰克此之謂夾攻之宜用也。唐臣陸贄曰：中國與夷狄各有所長，不可勉於所短，而敵其長，宜用所長以乘其短。

倭之長技在步。中國之長技在船。海上之船不論人力而論船力。不論船力而論風力。何也。倭之造船與中國異。必用大木。取方相思合縫。不使鐵釘。惟聯鐵片。不使麻筋桐油。惟以草塞罅漏而已。名短水草費功甚多。費材甚大。非大力量未易造也。大者容三百人。小者僅容四五十人。其形卑隘。難於仰攻。若遇無風逆風。皆倒桅盪。不能轉舵。最畏我廣船福船之衝犁。先年浙直用兵。調取多藉其力。及今非多造廣福船。分給各鎮。不足以資出洋犁賊之用。又非造極堅工。即令造船之人長爲駕使。恐多破冒無資實用。悉心整理。協謀共濟。是則各鎮撫道諸臣之任矣。又如台州之蒼山船。便於追賊。崇明之沙船。便於淺水。戩風。號船。便於哨探。二刻船。便於衝濤。混戰。朝鮮龜船。布帆。豎帆。惟意風逆潮落。亦可行。燕而備之。夫非今日水戰之應急圖者乎。猶未也。說者謂舟師非慣習風濤者。一望海洋。鮮不驚懼。嘔吐不支。何以制勝。切見沿海鹽徒。儘可選用。其次水兵。奇妙如浙之七里瓏。併金山寺下漁人。俱能朝入水。暮方出。白晝水底鑽船。致敵舟之沉溺。黑夜抽幫起旋。致賊師之失隊。其次則南直以販賣私鹽者。人船輕便。且習風濤。黑夜潛行。駕棹如飛。用以出奇。偷營偵探。是又一策也。猶未也。倭之大器。祇有鳥銃。直百步而止。中國有鳥銃。又有大砲。去七百步。佛郎機。去三百步。又有神鎗。火箭。飛天噴筒。埋火藥筒。大蜂窩火。妖諸器。敵不足以當我。明甚。第聞倭製火銃。其藥極細。以火酒漬製之。故其發速。

又人善使。故發必中。中國有長技而製之不精。與無技同。謂宜嚴督製造。令中法更熟演之。何憂乎不敵耶。猶未也。倭銃發每無聲。人不及防。類能洞甲貫堅。諸物難禦。惟是廣中所產鯨膠。形如掌片。堅勁異常。較之浙中所產者不同。用釘連綴。施於木架。造爲防牌。鉛彈始不能透。亦一策也。猶未也。倭奴裸體以戰。鮮有甲冑蔽體。惟廣東所造藥弩。見血立斃。較之弓弩尤利。扼險守隘。破敵摧堅。無有妙於此者。南見長寧等處。諸巢遺孽。人多驍捷。技藝熟閑。輕儇跳躍。百倍倭奴。慣用此弩。又有鈎旗杆長丈許。用布五六幅縫紉爲旗。周匝綴利鈎。每遇對敵。橫舉陣前。衆兵排列於後。五步之內。旗開而兵器隨之以出。飛舞招颺。矢石不能入。又足以牽挽敵人。衣裙使不得運用。大率一旗可蔽數十人。百戶吳夢豹自謂曾統兵贛營。力足招致數千人。破敵特以疏請。是亦一策也。此之謂長技之宜用也。兵法又曰。凡軍之所欲擊。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曩者秀吉之橫行海上也。挾詐力以恐喝諸島。而習爲操奔之圖。乃山城君文祿固在其臣。未必盡心服也。聞薩摩島主義九。故與抗衡。誘醜其弟而幽其子。秀吉之爲亦慘矣。豈其遽忘會稽之耻。而况清正行長在鮮雅不相能可貳也。今其言曰。家康公發百萬兵。悉誅羣奸。臣等立秀賴公而爲君。則諸賊之內。自操戈已甚。夫安知不各懷併吞志耶。聞其國有大唐街。所居皆華人。而郭國安許儀后。以醫幸於敵。常以敵情輸我。每有不忘。

故國之心。又玄蘇者乃杭州中峯和尚十八代孫。亦有回漢朝祖之願。將官茅國瓚兄弟新從倭土來。兼以通者倭所送回。閩中逋人試一叅訊敵情。應不啻燭照。吾因而間之。或以伐其謀。或以携其黨。即不然。我亦可以察其情形。而毋爲所乘。蓋間爲神紀。微乎莫測。要有未可先傳也者。昔者胡宗憲之擒徐海王直也。往往出此秘計。顧自蔣洲陳可願之徒。多獲罪。灰壯士心。今即捐金不問。安所得陳平而用之。夫莫厚於間。賞莫親於間。使則畜之。何可不早畜也。此之謂間謀之宜用也。雖然。戰亦未易言矣。我欲勝人。亦欲勝一蕃之中。虞有著焉。我能料敵。亦能料岐路之中。虞有岐焉。業不能戰勝於廟堂。而至於用兵。兵即不衄。所傷已多。又况器械不利。卒不服習。將不知兵。而徒以國僥倖哉。戰之所以不可不亟議也。是定國之雄圖也。易稱設險守國。傳稱守在四夷。守之亦長久矣。善用兵者。先自保而後求勝。故不可勝者守也。藏於九地之下。而敵不知所攻者守也。以守爲守者守也。以戰爲守者亦守也。甚矣善守之難也。而守奚以善。一曰嚴哨望。一曰杜奸萌。一曰廣城堡。一曰飭守具。將官王鳴鶴曰。倭夷之來。雖無定向。而天風考驗實有定期。夫北風而南。南風而北。未有北風而能北。南風而能南者。觀其風之所自。而預守其險。則無不中矣。其計亦不過總設聽。調重兵。一二枝防守於適中之陸地。全在將臣得人。又勤考天時。如遇天風大作之時。亦照方位前去。與水兵相爲表裏。而預待之。譬之陣。

法然四頭八尾。觸處爲首。不觸則不應。守險亦然。搶其上風。陷之。死地。乃勝筭也。置其然矣。顧此中有大機。則尤係之乎。哨望何也。倭奴遠涉而來。或以休憇。聯踪。或以潛伺。虛實。未有不泊外島。而徑入內地者。飛報聲息。全在哨卒。雖其善爲伏匿。而暗夜亦必微露火光。望海窩之寇。何非瞭卒。先爲傳報。廣寧即號智勇。亦奚由設。備以圖厥功乎。故今海上哨船。在各省諸守把等官。分有信地。不待言矣。而出外洋探哨者。必須嚴爲期會。如往者。溫御史如璋條議。直隸備倭方畧。謂兵船在狼山。福山者。遠哨於崇明。而專守三沙一帶。在松江嘉興者。遠探於外洋。而會守獨山一帶。江北兵船不至三沙。浙直兵船不守獨山。皆以守備不設。論罪他處。固可倣而行也。至若水艦望斗之瞭卒。當有警時。須如督撫唐順之議。擇健壯善瞭者。每夜給銀一兩。以酬其勞。有悞軍機。必辟勿宥。而在陸地之守望。則有總兵戚繼光。閩中墩堠車旗舉火之法。在行之有紀。核之盡法。庶賊不得多方以誤我。我乃可併力以當賊。故曰哨探三軍之耳目也。耳目不真。有不至冥行蹶事者乎。此之謂哨望之宜嚴也。往嘉靖季年之變。城內地奸人引而至也。其遼陽山東不被禍者。無盜難殺濟之人也。今中土之僑寓倭境。未有不系在浙。亦雖有互市之禁。而若南海月港諸處。番舶固數數往來也。紅夷黑夷。頃構繫於南海。若閩亦非無事之地也。而倭且猥以渡勘。合船通商爲請。又復陰陽其說。以要我。其生心如此。思有不逞。若徐

王輩以涓涓之不塞而流為滔天且柰何哉故今欲固封守莫如禁通夷欲禁通夷莫如核市舶何也番夷載貨前來志在賈利容未敢越於約束獨是我人載私貨出大洋以就市於倭者或造重底船相貼換或販米穀相接濟藉寇兵齎盜糧為害滋大今或虞其激而生他變不能盡絕番商之來則何可不禁我徒私販之往也須嚴為令凡近海處所止許造單桅小船以便近嶼漁採其或違禁私造雙桅大船者行令搜捕燬其舟罪其人仍於各鄉編立船甲長副不拘人數惟視船之多寡依十家牌法循序應當如船二十隻總統於船甲長內以十隻分統於甲副仍於船尾外大書某縣某船甲下某人十字翻刻墨填為記其甲長副各置簿一扇備載鄉中船數并某樣船隻某項生理一一直書歲為具呈於縣互相糾察犯則連坐夫既禁巨艦又有統紀通夷之輩自應斂戢即有一二番賈仰鼻息以就市於我其為防禦易為力矣此之謂奸萌之互杜也先是策倭者有云守必以戰而守城必以野自法有陷城之誅而未嚴殘野之罰賊至則苟負孤城而棄其四境烟焰相望號聲相聞所至蕭條有不忍見聞者安望其援乎故李牧備邊先在收保而不失不能收保是資敵也後將軍燉煌先在乘隧列障枝聯不絕賊不敢犯使疏而可犯是自蔽也互畧做墩堡之制使民各聚為市市列為堡約其道里之中使勢可相及每賊至則墩堡固守而郡縣急趨而助之又時嚴其法使四境殘甚者與失城

同罪。則人各為戰地。各為守。賊入而無所得。其勢自困矣。嗣有做此而建議者。謂市鎮若歸安之雙林菱湖。連市互城。烏城之烏鎮。南尋互城。漳浦之月港。互城。大都意主清野。議甚善。况夫巨鎮之所聚廬而處者。類不乏殷富貴族。稍輸委以助公家。且以自保。庸詎非計。向令崑山維揚不早圖城守。其不為杞上肉者。幾何。即今東南瀉滷難城。處固多。酌其可城者。城之。令近地各協助。厥工而有急。併得入保。將在在金湯。且足羽翼郡縣。以便聲援。而賊不難勦矣。此之謂城堡之互廣也。凡敵之環而攻我也。或至曠日持久。計內乏薪芻。佯退數舍。夜則還襲之。或伏賊雜為採薪者。入城為內應。又或虜吾人。繫其父母妻子。使為間諜。或於黎明乘守陴者倦出。我不意。或築甬道。架雲梯。瞰城而攻。或穴地。泗水暗道。以入。守禦之法。要在隨機達變。妙應在心。要未易以殫述者。乃一切什物之具。拒敵之互。亦須預為講求。譬彼良醫。不泥古方。亦不可不諳古方。今聊為撮其要。若唐節度杜佑守城法。在相機。以應敵。扇棧必塗泥。樓櫓必芘籬。橋有轉關。堞有積石。又竿連。榜布幔。水弩。行爐。遊火。灰。昧。松。明。燕。尾。炬。鹿。角。鎗。木。柵。鐵。菱。陷。馬。坑。拒。馬。鎗。烽。臺。馬。鋪。遊。奕。城。池。近。寇。者。不。可。不。預。備。也。主。事。唐。樞。云。守。城。之。法。近。日。東。南。全。不。知。此。女。牆。不。可。太。高。厚。堵。空。之。欲。如。圭。首。斜。銳。所。以。便。外。瞭。便。俯。瞰。城。上。傳。箭。不。敲。柳。所。以。便。聽。聞。守。者。必。更。番。所。以。養。精。力。陟。降。有。號。頭。夜。有。火。晝。有。旗。所。以。一。眾。伍。違。犯。有。決。罰。所。以。定。心。

志風雨露日有遮蔽所以安體力火器石塊灰油懸槌
 鐵蒺藜諸物畢備所以供急用或者又云夜時舉砲以
 驚賊繼壯士以偷賊營突出兵以擊賊懈以攻為守守
 斯固而至于區處詳盡則莫如往年蘇郡戒嚴所畫守
 城條約為可法載在籌海編皆足備採擇者也此之謂
 守具之互飭也大抵守之道非一端太上守藩籬次乃
 守門戶又次乃守堂奧萬一縱賊于近洋使登岸狂逞
 至于逼我崇墉已出下策矣復不戒而背城借一不能
 嬰城自固又不能領專城之謂何即萬歿奚繇以報國
 哉守之所以不可不亟議也是保國之長策也夫三軍
 之司命係一將顧將亦不同矣有大將有裨將有智將
 有戰將材有南北器有大小求之有方馭之有道此其
 權不在將而在將將者今世非盡乏材也而當事輒屢
 拊解之思臨敵而索將斯已晚矣則奈之何不熟講于
 儲將之術哉而將奚以儲一曰訓世胄一曰廣蒐羅一
 曰慎節鉞今之世胄塌茸極矣業以其有先世勛不得
 不以一官畀之顧在

高皇帝時每重襲替比試必嚴又在在立文學處竝立射
 圃令官生時肄射乃今率右文左武偷為一切而統綽
 輩能為債帥即號錚錚其下非縮胸不自振則蠢蠢不
 可使此非人盡不肖毋亦上失其教而振勵剔刷之無
 術耳今何不于各處衛所做兩京特立學師以武科具
 文武才不及除選者為之羣諸將家子與所謂民生武
 生者俾授業教之以金版六弢教之以騎射陣法監以

憲司廣厲功令布在學宮如博士弟子故事按部使者
 歲程督而行賞罰焉而又申嚴比試令襲替亦如洪武
 遺法院道比試不中格勿輕進之府部府重臣比試不
 中格勿輕咨部予之官始罰半俸歸肄學三年再比不
 能者謫為軍夫教之既預試之又嚴前有以指示岐路
 之迷後復令怵志冠纓之斬將人人自愛而重淬勵必
 有名將出而應吾求者矣此之謂世胄之互訓也豪傑
 之士何處無之漢興王之佐即秦棄置之餘識與不識
 用與不用耳今非不設武科羅士也顧往往不重其選
 又限以三科廼用之燭之武有言臣少不如人今老
 矣夫以求士而使抱既老之嘆則奈何不當其壯而急
 用之謂互益精材官之選初場二場各加二三篇乃為

中式三場再加策論務罄厥長以核真材比中矣即量
 才而授之官不效者黜當必有爭自表異以赴功名之
 會者至於行伍中原自不乏個儻非常之士神澤間亦
 復別有任俠豪喜之才管蕭相急拔淮陰亞夫喜得劇
 孟彼誠具隻眼標延攬之要樞非苟而已也宋臣歐陽
 修有言求賢勞之士不必限以下位智略之人不必試
 以弓馬山林之士不可薄以貧賤以非常之禮待人人
 亦以非常之效報國又謂取禁軍廂軍年少有力者不
 拘等級因其技同每百人團為一隊而教之按其技精
 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為裨將合十裨
 將而教之又於其中擇有見識知通變者十人之中必
 有一人得之以為大將此一人之智勇乃萬人之選也

夫樹人惟艱。士死知己。一壘之才原自足以資一壘之用。顧求之謂何耳。齊莊王一避怒螳而勇士爲之爭歸。誠有以繫其心也。無更俟發徵期會矣。此之謂蒐羅之宜廣也。功狗功人。自筮記之。故夫援枹鼓楫。甲冑而躬當矢石。鋒鏑之交者。將官事也。運帷幄。舉羣策而坐杼發。縱指示之。馭者督臣任也。遇戎事而思折衝之佐。豈不首重邊材哉。乃曩者御史羅廷唯曾論舉邊材之濫。謂才如司馬遷保李陵而下腐刑。忠如諸葛亮舉馬謖而落相職。古人慎重兵事如此其嚴。故事鮮敗績。今被薦者不自絜其才之短長。薦人者不復任其事之成敗。則人孰不懷僥倖之心乎。此其言可繹思也。今須預簡真才。鄭重厥任。人品雖正而不習兵事者勿舉。材幹若長而素蒙物議者勿舉。萬一債事。并罪舉者。筮者王瓊之在本兵也。宸濠之亂。談笑自如。人或訝之。瓊曰。凡事吾已料理之矣。王伯安有大將材。吾置之贛州是也。未幾而全捷聞。人咸稱服。竊取以爲選大將者法。此之謂節鉞之宜慎也。雖然。將亦難言矣。將有五德。智信仁勇嚴。缺一不可。今以壘鮮若人。而一切奴隸役之。武臣益落魄不得意。卽令驥伏鹽車。且誰爲孫陽也者。夫惟智周天下者。然後能下天下。憂先天下者。然後能用天下。誠得若人而與談馭將。何憂乏將哉。將之所以不可不亟議也。是幹國之干城也。夫人主所以獨運於堂皇。而將吏爭死綏。士卒爭同仇者。法爲之制。顧畫一者法也。而師其意。不泥其迹。尤善用法者也。以今因循莫振。刑

賞失宜專閫之權分。而任事之肘掣。將無有不調之瑟。不張之紀歟。柰之何不亟為講訂也。而法奚以訂。一曰用額軍。一曰速賞罰。一曰處首功。竊查損軍之例如賊擁眾入境。損傷虜殺四五人。律止擬戍。惟是私使軍人出境。因而致死。或被賊拘執。至三名。絞柰何衛所官。輒藉口律嚴。不敢出一軍。櫻賊鋒。夫額軍不用。以出戰則平日之養軍。何為守城。既得以偷生。將一切之武藝俱廢。高意矣。況當 壘廟時。兵部題准有例。大都謂但錄其血戰之功。而不計其失伍之罪。軍伍缺者亦有 例許民充補。不此之引。而彼之拘。最為積弊之當釐者。今而後額軍。須與民兵並操練。並出殺賊。即有損傷。仍查功次。若獲級多。而損軍少者。准贖罪。損獲相半者。從輕記令。戴罪。俟有功。准贖。惟合隊敗衄。全無斬獲。乃擬失機。如是則將官莫敢不用軍。以戰。戰軍莫敢不用素練者。不然有軍而不獲。一資其用。豈惟罪在武弁。設兵備督府之謂何。而令上下相蒙。偷為姑息。其亦均有責也哉。此之謂額軍之宜用也。夫兵者氣也。師行而賞不踰時。罰不後事。所以振勵其氣也。今之賞罰典。固自在第。賞行於覈勘之屢。而不即賞。罰行於參提之後。而不即罰。甚則勢有所庇也。而罰終逃矣。意有所慳也。而賞終靳矣。夫醪一投。而士咸樂死。姬一戮。而眾罔衡令。由

實錄卷八

今之道欲以大激勸而收全勝必不得之數也。賞有不
得不勸者。以妨冒功。亦就將領之當陞賚者言耳。罰有
不得不緩者。以重人命。亦就失機之甚關係者言耳。若
夫校士之用命者。斬級有據。紀功官。勸功御史。倘核真。
卽宜行賞於軍中。庶人人視敵爲奇貨。而勢必爭先。校
士之不用命者。奔北有據。若裨將若總兵官。業親睹卽
宜行罰於軍中。庶人人知怯敵有顯戮。而莫敢或後。不
然賞必經勘年餘。比領賞之令下。而戰士或成朽骨。罰
必遲回不斷。卽令藁首終懸。而臨陣奚以示懲。夫進無
可冀之功。退非必死之路。則不畏我而畏敵。毋亦人情
乎。若之何能用之也。此之謂賞罰之宜速也。官軍之赴
敵。非割級罔稽厥功。然而用兵之際。衝鋒爲難。擒斬次
之。夫當賊船之初來。能迎其鋒。犁沉一船。視勦殺一二
零賊者。爲功孰多。第責割級于波濤騰湧之中。勢所不
能。卽如朝鮮海上之捷。聞倭敗沒。委以千計。乃功雖
真。而級則贖人。且因級以疑功。則首功之例。不當槩論
于水戰也。明甚。今須更爲令。陸戰論首功。一依戚總兵
火兵割級被數第賞之法。勿令爭功僨事。海戰論衝犁。
惟據耳目所共覩。擊碎船隻。以次議賞。法曰善師者不
陣畧奇功。而惟級是論。奚以鼓將士之戮力哉。此之謂
首功之宜處也。大抵天下有治人無治法。古天子推轂
而遣。不從中制。重得人也。

今上崇武功。每命將亦曷嘗不特賜上方劔。俾專閫外哉。
或持重上方畧。或相機從便宜。無貳無欺。何恤乎人言。

不然懼且以身爲誘媒。更無違言勅法矣。法之所以不
可不亟議也。是維國之紀綱也。六議旣備。其於中國之
綜理可不謂旣密哉。乃或者揣摩倭夷之情形。謂在嘉
靖間。窺在閩浙。在今日。窺在登萊。遼左窺閩浙。就內逆
之勾引。窺登萊。遼左。以朝鮮之殘破。蓋曩年海戰。倭多
失利。而邇來鮮境儘便。用長。倭不圖入犯。則已。圖入犯。
必再謀入鮮。度吾之不復能援。可巢也。倭不謀入鮮。則
已。謀入鮮。勢且復燃。則吾東北隅。固未能一夕貼枕卧
也。欲固東北隅。莫若聯遼陽。山東爲左右手。欲聯遼陽。
山東爲左右手。莫若亟復海運。習海道。何也。登遼隔海。
甚近。風順。半日可達。舊制歲運登萊布花。以給遼軍。征
東運餉。至義州。亦卽循此故道。若由成山外洋。迴達
直沽。遙望鮮疆。近遼旅順。我之運路。固卽倭之來路也。
一以測危。礁暗沙之險。便於迎敵。一以備舟楫。轉漕之
具。便於救鮮。一以合二鎮唇齒之援。便於接應。一以闢
閩浙舟師之路。便於調赴。矧今關外戍軍。往往越山航
海以逃。安在不通海道之足以弭寇。且黃淮中梗。會通
艱阻之秋。而此路一通。其爲便益。有未易以屈指數矣。
顧此猶以固一家之垣墉言耳。若乃鮮之君業。以敗度
招侮。社幾屋矣。我擴

皇仁。視若孽子。而襁褓之。又何當竟置之度外。令自爲計。
頃者本兵之策。倭也。責海防之備。不備于中國。自治之
謀。誠得矣。而猥以款之。不可聽。朝鮮輔車之誼。其謂
之何。萬一鮮君不克自兢。將終任彼之折。入于倭。而我

且得晏然而已乎。我卽不能頻代人鬪。抑或兩相關切。而有不得不助一籌者乎。必也樞鑰重臣。仍加審慎。留意經畧。如所稱鼓舞將吏。誓守疆圉。諸長策。怕相關會。訂可。而又特簡知兵善謀。如班超其人者。往理厥事。因其地復箕子之井田。因其人復三韓之富強。將遼陽之外。我又壯一左臂。不甲兵而威。不鎖鑰而固。蓋不止僅。僅爲一屬國謀矣。雖然。猶非其本也。夫唯聖人。外內無患。蕭牆之憂。甚於顯。更今何時耶。獐撥二酋之突犯。已形。長昂卜失之窺竊。復兆。擦罕啓順義之爭。火真構諸。杏之怨。水西開釁于近疆。緬瓦梟張于南服。沙儂漸肆。抄攻黎莫。久煩勘定。可慮何止一倭。而况腰綆篝火。執錐鑿以爭利于山谷者。動以千百爲羣也。猴而冠。虎而翼。白晝噬人。而攫之金者。道相望也。語曰。足寒傷心。民怨傷骨。御馬極矣。而馬將逸。擴革大矣。而革將裂。本實旣撥。安問枝葉哉。唯是

明主穆然淵思。超然逖覽。亟圖綏內之謀。並厯攘外之畧。而二三察相。又共矢忠。謹贊襄之。乃有瘳耳。書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蠻夷率服。嗟乎。是何能無望於今日哉。是何能無望於今日哉。壬寅七月。旣望。累臣華鈺謹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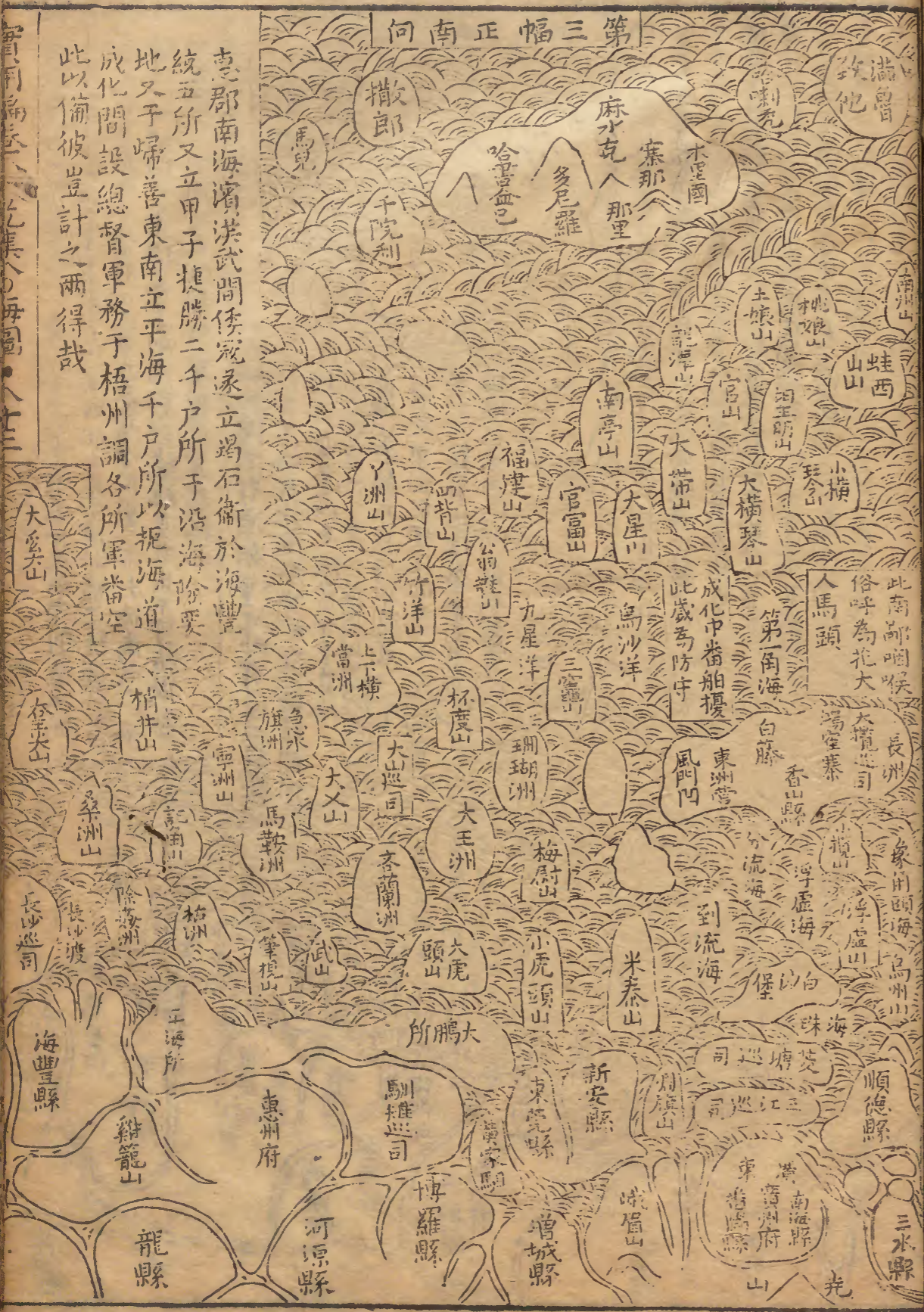
廣東要害論 廣東十郡分為三路西路高雷廉 國初設巡司于嶺南 近古城滿刺諸番中路東莞等澳水侵時出沒東路惠潮 連初建漳船通番之所舊制春汛各澳港設戰艦秋盡 而制軍四泊水寨嘉靖中則不然倭寇東路最急次南頭 寺外又次高雷廉三府因緩急分設備戰船空增而柘林 尤甚乃去水寨一日程警報未易達無柘林則無水寨 官兵秋制手必以柘林為堡據賊咽喉往東路屢勝其倭烏船 船子弟兵在中路擒賊此皆素養者編號更番番其材氣思 威相濟所戰必勝沿海奸宄通倭餽衣食利器最宜斷之大洋 水賊盜則肉潰食則泄沿海山泉清泉宜斷賊汲防海要東也

第二幅正南

廣福人通番當禁論 倭寇擄眾動以千萬計由內地奸 人接濟之水米始敢久延濟以貨物始能交勿濟以鄉導乃 敢深入海洋之接濟猶北陸之奸細也禁而之南北始靖在 沿海審司稽察如議中所謂嚴禁採魚細細之船不容雙桅 并說稽船式稽其載以遵 國朝之禁書只成各地之官也 繪海圖說海圖以沿海險要為重如廣福諸郡有正東正 南東南所向之不同非曰一字同向也故但標識其大 以見身正中國而徑界夫外夷蓋推山



第三幅正南



惠郡南海濱漢武間侯冠遂立錫石衛於海豐 統五所又立甲子捷勝二千戶所于沿海險要 地又于歸善東南立平海千戶所以扼海道 成化間設總督軍務于梧州調各所軍備空 此以備彼豈計之兩得哉



第 十 二 卷 終

朝鮮古箕子所封
高麗也禮樂文教
之邦州縣見諸記
載近若于倭而尤
苦于禦倭之兵

右邊海二區廣幅畫方地境詳悉
然多浸滅難辨更無善本以證之
其島嶼墩堡之繁茲據平壤編
以備明誌可臆詞之

共 卷 終

